



送安方渭仁著

健松齋集

本衙藏版

序

司馬子長謂古今文人著書以自見其言之工者皆感憤之所為作也予以為不然夫嚴助教臯吾丘壽王咸由承明之廷擅制作之任至茂陵長卿以凌雲馬也天子歎不與同時又何遇之隆也



其所傳子虛大人諸賦詞奇詭侈靡不足道卽論蜀封禪亦僅揚國家威德潤色太平已耳惟歐陽永叔文章爲一代宗工官館閣登宰執制詔國史咸出其手又嘗爲主司得眉山兄弟益昌其所學於是言文者始翕然歸之豈非以其

遇之所際者隆而文之行者愈遠與方子渭仁出相門華胄妙齡成進士陟清要幸逢

今上好文學博採經術鴻儒充侍從顧問之選方子得召試

闕下特擢史館其遇與司馬長卿無異

踰年即出典蜀試又眉山兄弟之鄉也
所得士有師授當如二蘇者相繼而起
不具論獨喜躬列禁近出乘輜軒乃鉛
槩含毫苦吟浩歌雖征途崎嶇中未嘗
少輟於文翁講堂浣花故宅以至琴臺
卜肆莫不登眺流連上下數千年間山

川人物有感於中或發為詩歌或撰為
碑記銘頌琅琅作金石聲輦上諸君子
咸相傳頌予在閩以不得傾篋一讀為
憾及移節武林適方子請沐歸日偃臥
於客星瀨下有所謂健松齋者杜門却
軌益富著述間巾車蠟屐訪一二柴桑

敬如燕宴贈答之篇復滿奚囊不鄙疇
昔携至湖上屬余論定以傳於後簿書
之暇麤觀大畧見其文直追史遷視廬
陵似爲過之而詩則已駕錢劉而上知
其必傳無疑也然竊意方子以文章見
知於

主上燕許之任是所專屬且資望素隆前
席久殷行當入中書坐政事堂議封禪
郊祀諸大典禮弘

聖朝經世大業爲金匱石室之制作則新
唐書之成未必不懸以待歐陽也予久
辭承明愧不能追陪嚴馬後乘復何敢

序方子集聊書此以趣鋒車之駕

康熙丁卯孟夏中澣

宛平金鉉拜誤



健松齋集序

予友方子渭仁所撰古文詞若干首總名曰健松齋集渭仁遂安名雋為前朝相國文孫而叔氏侍講先生則予鄉試時座主也己亥之役予復與難兄雪岷翁舉南宮稱世講故予與渭仁交最相善渭仁仰承家學夙有元本又能銳志精思孜孜罔倦經史諸書皆極搜獵貫穿且於先秦兩漢唐宋諸大家之文亦復直詣傍綜自然神合予每觀其點翰敷辭翰寫曾臆往雉不激而高不雕而工而絕無文人誇鬪偽廣之習嗚呼可謂難矣昔王仲淹評論文士患徐庾輩

健松齋集 序
之夸且貪而目其文爲誕爲煩以予觀今人行世之
集長編巨軸幾如牛腰率皆不免乎是展讀斯帙獨
能汰出二病殊可貴也渭仁掇甲科復以博學鴻辭
高等官翰林時望甚重其所爲古文詞海內久已傳
誦茲特近作耳學問日新而不知底止以之明道卽
以之經世行見趾美前業而益光大之渭仁豈僅用
文章名世哉予獨喜古人爲文之旨不盡漸泯於今
天下之誕且煩者也謹書數言以爲左券時康熙己
未之仲冬吳門世弟葉方藹書

序

己未春方子渭仁示予健松齋文集予讀而心慕之

後同試 闕下遊

感入史館時時過從因復以健松齋近稿相質且屬
予序方子以文雄海內十餘年予何能序方子而方
子抑抑自下若未嘗有文也者則甚矣方子之於文
之勤也論文於今日自夫人而能文也而古文之亡亦
已久矣高者厭近代體格卑靡規規焉取史漢摩擬
之句雕字琢殫精結撰自以爲西京在是而才束於
法文有餘而質不足求諸買董排宕敦厚之風不得

其舍而秦漢亡矣爭門戶者矯以昌黎柳州之文而
力不能逮於是盡洗佶屈聱牙之習遁辭於廬陵眉
山而才蕩氣索如怯夫之虺羸蒼然之骨超逸之神
不存焉而唐宋八家亡矣最其下者盡棄津筏方言
俚譌掇拾成篇借口不泥古以自文其陋而荒穢淺
卑學者駭焉晚宋險僻之文亦亡矣夫文代有其美
則代有其弊太史公不云乎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
難言之又曰擇其言尤雅者故君子之立言也原於
道德性命之旨以扶維名教又不敢以矜心躁氣乘
之必折衷六經以不詭於聖賢其深厚爾雅非文辭

之爲而仁義之所流也方子博極經史百家之言舍
英茹華而不襲其跡故其文若風水之相遭而淪漪
生焉乃猶孜孜矻矻盡去其名以遊於無窮之域雖
荒陋如予亦且慙慙下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甚矣
方子之勤於文也渭仁家遂安其先景問先生構健
松齋讀書其中渭仁取以名其集蓋每事不忘孝思
如此宜其文之卓然名家類乎古之立言者也渭仁
之答

主知鼓吹休明其以此哉世之讀之者擬之爲秦漢
爲唐宋諸大家方子不屑也要成其爲方子之文而

已矣

諸城李澄中渭清撰

序

始余讀健松齋集慨然想見其爲人謂必清勁特立不苟同於世者及日與方子遊悉讀其近作乃益嘆文之可以知人不爽如此也渭仁爲書田相國孫清勁特立有祖父風故其文宗尚韓歐性情有過人者每上下古今人行事反覆感慨意緒愴然至於友朋離合之際悲繼以歡尤三致意焉方子之性情畢見於方子之詩文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記曰其愛心感者其音嘽以緩其敬心感者其音直以廉聲音之道本乎人心而感物甚速夫豈可以僞爲乎有高世之

儂松齋集 序
品斯有高世之文心所營營不置者官崇卑賄有無
衣食僕賃毀譽得失之計囂然雜生於中而執筆欲
求爲清勁特立之文吾知其不可也余亦從事於文
者久退而返之所以爲文之心而蕪穢不治者日甚
卽安能如方子之文且安能知方子之文乎方子論
歐陽公文歸之自命不苟嗚呼此足以知歐公卽足
以知方子矣同年弟大興張烈謨

敘

記余曩歲客富沙方子渭仁遊閩過訪時已識其爲
人越十年余以閩變蒙難後携孥客杭渭仁方應宏
博之選載筆史館余於同年友毛子會侯旅寓得讀
其所著健松齋集又已識其爲文旣而渭仁自燕寓
書以新著數十首見示余矜有獨得什襲而藏之以
爲枕祕又數年渭仁兩晤余於杭邸握手傾倒有浩
浩落落之概余因歎其文如其人立言蓋有本也茲
當全集告成余友王子丹麓爲之屬序余惟不文且
自惟落鳧餘生言何足重獨念文本乎情而其力足

以赴之又存乎學凡所以爲此者亦極難耳今操觚家往往謬執古人陳迹銖兩求合皆非胸中本所欲吐及慘澹營度間意有所至反不能達之以辭擗筆作嗚嗚聲將書復止卒割愛棄去於是乎不得已以佶屈爲古以荒誕爲奇以擿拾爲博冀塗庸人耳目自三代秦漢以來如此類者不知凡幾未有不隨荒烟野蔓凋零磨滅此無他學未至也涓仁以數十年積學其於古人之文罔拘陳迹沉浸含咀自爲一家凡胸中蘊有所欲吐卽振筆直遂以追兔起鶻落於未逝之頃靡不曲折立赴是其文之至者皆其情之

至故不期於古而自古不期於奇而自奇不期於博而自博讀書破萬卷下筆無點塵蓋謂此矣持此用之國家而天祿石渠旣藉以爲重則傳之海內而雕龍繡虎必奉以爲型舉可知也豈待余之小言詹詹而後決其不朽乎雖然古人之立言不朽必有其本故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涓仁以浩浩落落之懷抒而爲文卽澹宕變幻中其大旨總不詭於正是又得古人立言之本尤操觚家所難者余所謂文如其人在善讀者當自得之若僅謂其以文能不朽猶未知涓仁者也

晉安林雲銘西仲謨

序

遂安方子渭仁宰相孫起家成進士入直史館出典蜀試蓋以文章名海內三十年矣歸于鄉而輯其集若干篇屬余序之余卒讀曰吾今而悟文章之驚奇變宕者皆起於後來者也今夫天日月五星二一八宿有常度矣地之方輿畫九州五岳四瀆有常形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秉五常具恒性焉在文章而何獨不然哉古經不可以文章論也然易書詩之措筆周儀二禮之鋪敘也皆有定法至于春秋內外傳有一不準于矩矱者乎否也降及戰國短長之策用

道術之旨裂騷人之哀怨興而文字乃始窮極其變
自今觀之洵哉眩神由古人觀之猶之毀井田開阡
陌廢賓興而尚游說耳方子爲人溫然以嚴不輕語
笑發而爲文莊莊乎君子儼乎其將正容而樹軌其
鴻篇鉅冊詳瞻典雅乃若論世務求民隱大有救焚
拯溺之思焉小品雋逸亦饒遠神四六能沉練不以
靡詞華色爲好詩稍遜於文而風格挺挺佳句微思
亦時形現于楮墨之表裏此方子全集之大概也噫
亦盛已客或曰然則文竟不尚奇變耶余曰否否文
何嫌乎奇變且方子之文亦非竟無奇變也特藏奇

於雅寓變於整耳夫山坡陀也一起一伏卽具險峭
之理夫水安瀾也一漪一波隱見怒湍之勢昔子瞻
與魯直云凡文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爲奇方子其可
謂平和至足而不欲定溢爲奇者與雖然西京有兩
司馬而議者必推董江都爲一代儒宗宋蘇家父子
極文章之能事而終奉永叔繼退之謂足以當立言
之任古者之指義如此其故可思已然則方子之所
爲學其涵蓄于中肆好於外者亦可以因古人而得
其定論也哉

康熙二十六年三月立夏後一日錢唐同學弟毛先

舒稚黃拜謨

序

遂安方子渭仁所著健松齋集予十年前既得而讀之矣今春遇於湖上出其續集合若干卷將授剞劂命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持歸卒業既歎其詩文之富又見爲之序者纍纍殆十餘篇噫嘻何其多也夫古之立言者四子五經無論他如屈原莊周荀卿司馬遷楊雄之流類能成一家之書未聞有人作序其書之有序者大抵後人纂述爲之非同時之人自相稱贊之謂也惟左思作三都賦請元晏先生爲序而或謂思自擬者至于今日人人有集亦人人有序浸淫

及于時文更僕不能數矣方子之集將同今日之時
文耶抑蘄合于古之立言者耶如同今日之時文則
無取乎予之序矣如蘄合于古之立言者雖無序而
可何必買菜乎求益也往時濟南王阮亭先生刻漁
洋集有序二十餘篇已而知其非也刪之畧盡方子
其知之矣雖然方子之集成則諸公之序不可以不
存而予又無辭以序方子則奈何吾聞先輩歸太僕
論爲文章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
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
數千載之上方子之爲詩文豈無所以自得者耶故

予知之不如方子之自知也盍卽以方子之言序之
方子之言曰著書者身與學而已有學無才常苦于
繁重而不能舉有材無學雖勞費筆墨卒未能極聖
人之規矩恢前哲之聞見若夫深心靜氣初不使人
可喜而淹貫六籍綜覽百家發爲文章閎深奧衍不
能測其所至豈不難哉嗟乎知其難則易者至矣蓋
方子之集才與學兼也

康熙丁卯季春穀雨日長洲年弟尤侗拜撰

序

余讀涓仁文凡三變矣弱齡定交語石習爲徐庾之
篇暨與余避寇會城得稚黃諸子相與切劘斂華就
實風格駸駸日上卽海內所傳健松齋集是也已而
應文學之徵

天子臨軒親試之拔居侍從與修明史若所編于少
保汪總制諸傳精忠大節與日星爭光而瀛臺
賜宴之盛長白應運之符揚厲敷陳號稱極盛以及
在廷諸臣入叅大政出宣

王言盡欲得涓仁一言以爲重且典試三蜀在西南

數千里外錦里浣溪黃陵赤甲之名勝皆以皇華使節臨之凡所撰著博大雄奇稱其志氣遂取前集而廣之重付梓人屬余爲序余謂文章與境遇相關境不變則文不益進夫臺閣山林其體不可不備其才不可不兼如子厚之居粵西東坡之遊海外文章更爲超絕蓋二君少壯登朝踐歷華廡一旦置之於荒僻險遠之區苗獍之與居島嶼蛟蜃之是狎足以震蹕其心思推廣其聞見若夫涓仁雖爲宰輔之裔少遭喪亂及擢第南宮而需次里門未膺一命流離兵燹復從而困之多窮愁抑鬱之作高文大冊不能不有待於近日而始著則臺閣山林之互嬗所謂文以變而益進者此爾嗟乎余向有松臯文集問世比來研摩歲月紙墨逾積乃窮愁抑鬱之作猶然故吾固境遇爲之否耶雖然人苦不自知即使余致位通顯而才分所限等次以分恐亦不能與涓仁竝驅爭先也哉

同里姻弟毛際可撰

健松齋集卷之一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重修遂安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十有一年 召大學士曲沃衛公於田
 間應 詔陳六事其一請 命天下郡國各修志乘
 宣付史館彙成通志 制曰可於是直省咸以其志
 上遂安僻處山陬屬當修志郡侯梁公邑大夫劉公
 思任事之難其人也以命家仲兄象璜暨不肖象瑛
 愚兄弟自媿謏劣何敢妄操筆削固以辭公固命之

且曰嘉靖之志兩余公爲祭酒萬曆之志毛氏二先生
生在焉君昆季適當家食非遂志之幸乎且修韓志
者君之曾祖祖父也續家學修邑乘其奚辭焉於是
遜謝弗獲偕明經文學諸君子就局華嚴閣盟心誓
日矢慎矢公已復念之遂當積弊之後旱蝗相仍愚
兄弟曾列其實上聞歲省脂膏萬計然民困稍甦元
氣未復使更遷延時日是供億之煩重苦吾父老子
弟也遂然脂吮墨不匝月而藁成質正於兩公屬象
瑛宣言未簡愚惟遂之有志舊矣元志聞有藏本遍
求不能獲兩朱氏詞樸義簡尚多殘缺吳志收錄較

繁韓志芟除過畧損益而折衷之非可苟焉從事也
是故志方興矣山川不改則詳之志食貨矣戶口不
加增而興革各異制則條分而縷晰之營建有志必
稽其若者興若者廢也藝文有志必擇其關理道著
綱常籌經濟匪是無濫收也文治詳禮制而鄉約新
遵 上諭昭 德意也武備重弭盜凡舊制缺遺與
近世所身歷稽其實而紀之懲亂本且不忘戰績也
而謹小慎微卽雜志不敢忽焉若夫蒞治之賢否莫
重於官師鄉邑之儀型莫要於人物選舉則尤加詳
焉有諸志所未載今得之碑碣棹楔間或散見於羣

書傳記者唐令李公廉劉澄宋知縣李廷芝諸公是也丞尉教職舊頗寥寥詳考而序次之唐黃任宋陳彥諸公是也武職舊未列銜因其忠勳而特書之元上千戶高裕是也逐寇殉官舊志不應列於弭盜宋尉曹獻可是也才足任事節足垂型舊志乃不登於宦績明知縣袁政輩是也前代選舉舊詳甲榜而諸科畧焉是宜備制科所偶遺是宜增徵辟各有其途舊止總附續紀是宜別功在桑梓則補傳以表之列傳而品題有未當則更定以信之科目偶誤則從碑乘各地相訛則從家譜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大都旁

搜博采補其缺漏正其舛錯非有所要譽於前輩也毋使有餘憾焉爾迨夫韓志以後則例古而事今矣然賢侯先達以輿思公論爲衡孝子節婦以具題旌表爲定功令所未合不無餘歉焉不辭勞不任恩不避怨事取其核議取其公辭取其馴雅雖未敢謬希垂信然而虛懷相勉上之副國家一統車書之盛次之應郡邑賢大夫詳慎之求下之慰六十里搜逸闡微之意穢史貽譏庶乎其知免矣是役也明經余君主文武雜誌姜氏叔姪主營建藝文則諸文學任之方輿食貨則兄象璜任之而職官仕進考據最難

惟家太學叔搜輯廿載故得事半而功倍焉象瑛幸承盛舉寧敢輕議古今惟是諸君子命人物一志與夫諸志潤色之任概不獲辭藁具於癸丑三月刻成於甲寅四月叅稽確覈久乃審定後有作者尚其鑒此苦心乎然而難矣

鹿忠節公三世崇祀錄序

古者鄉先生有道德教於民死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所以崇德興賢甚盛典也後世沿流失實高爵大位輒皆列祀甚或碌碌無所表見子若孫位致通顯亦不難廁名俎豆之間於是瞽宗之祭賢愚雜進高識遠見之士至以從祀爲辱是豈崇德興賢遺意哉君子於此亦求其無愧者而已余童時聞定興鹿太常名及來京師都人論畿輔人物輒稱太常父太公及其子解元化麟心益嚮往之戊午分校北闈得鹿子鳴嘉因得讀其先世傳志及諸詩文撰著甚悉鳴

嘉故解元之孫而太常父子其高曾也太常理學氣節重海內天啓中與楊左周魏諸君子相友善魏忠賢竊政刊章捕諸公下詔獄時太常參佐孫高陽軍中太公獨傾身營救及諸公先後考死子孫俘繫追比無虛日一時知交無敢出一言分一粟爲抹其息者太公一田間老人耳家世清白閉門謹守亦何與中朝事乃不難忘家以赴諸孤之難釀金應比義聲動天下定興之圍太常致仕家居無守土責也斯時太公已老卽全身以事父何不可者而捐軀赴難視死如飴解元匍匐闕廷哀號骨立卒以身殉太常嘗

對高陽有曰家君范陽男子太公於太常之死亦曰吾兒志必死今果然矣其家庭間忠義相信如此嗟乎一門忠孝古有之矣然或事起一時或禍延九族要未有父子祖孫從容慷慨各成其志如鹿氏者也太公父侍御公明神宗時以直諫譴謫當時祀之鄉賢康熙十四年今少詹王公督學順天以士民之請復奉太公三世並祀蓋祭於睿宗者四世矣自常情視之春秋秩祀雖所以旌賢然在今日已成故事何足爲鹿氏重顧闡幽搜佚國家之盛典也賢如太常父子乃祀典缺焉何以稱崇德興賢至意故祀太公

以愧天下之爲父祀太常以愧天下之爲臣祀解元
以愧天下之爲子以視夫倖營而躡躡者蓋已遠矣
且夫爵祿人所常有耳同朝繼相非不極一時榮遇
然其人不必傳也今以聖人之庭郡邑之學宮祖孫
父子儼然竝列而不媿當時榮之後世稱之此豈故
家世祿所能望哉吾聞仁人之後必昌鳴嘉今舉進
士克世其家服太公之義推太常之忠思解元之孝
以上承乎侍御之賢未竟之業意在斯乎鳴嘉於此
亦求其無愧者而可矣吾安得天下之人盡如鹿氏
而後無媿於瞽宗也哉

馮易齋先生年譜序

吾師相國易齋先生旣致政歸

皇上親賦詩寵其行於時先生年七十有四矣及門
諸子請曰先生德盛業隆自通籍以來歷清要參密
勿今躋高齡七上章乞休始 予告歸恩榮周渥古
大臣進退有禮孰有如先生者乎願先生譜敘生平
以垂示後世昔宣尼少壯至老自述其所學而弟子
記鄉黨不遺日用此物此志也先生笑曰吾生平無
他才能繆以文學見知得逮事 兩朝生平言語行
事載在史官不可誣也安用譜敘爲顧吾念之自成

童以迄於今無一事不可告人非吾心所發吾弗言也非吾力所能成吾弗爲也吾雖不敢誇示於人然使他人爲之以文辭沒吾實豈吾之意哉顧謂毛子奇齡曰子能之爲一銓次其梗概使吾後世子孫知吾居家立朝其質行如此毛子再拜受命譜成象瑛受而讀之因語毛子曰先生之言語行事表見於時者多矣子所記毋乃畧乎毛子曰是先生之志也余嘗以草藁上先生矣先生刪者半存者半謂以是概吾生平是吾真面目也苟一語過其實吾反已而弗安吾滋不悅矣嗟乎先生之志若此此其德量豈帶

人所可及哉嘗觀士大夫之爲年譜者矣曰紀年書燦然備美卽守一官効一職無不纖悉羅列甚至同寮共事雖功非己出皆得竝稱而先生之意不然也先生不因人而成以攘美爲恥至於贊大政與密議古人所爲歸美讓善焚削諫草人罕聞知者則慨然慕之是故年愈高爵愈尊德業愈懋而先生所欲存者蓋已寡矣魯論二十篇雜載門弟子之言而其行事在左氏傳及莊周韓嬰諸書多有失其傳者然使當日僅存魯論一書其他外傳不多見而聖人之盛德大業未嘗不於此書概之然則讀先生之年譜於

其所紀以思其所不紀於其所不存而知其所存以是概先生生平所云無一事不可以告人不於茲益信哉先生貽書命象瑛爲序因拜手記於簡末不敢繁辭以失實是亦先生之志也

荒政考畧序

代

三代以上有荒年而無荒民三代以下有荒民而無荒政周禮以十二政理萬民其可濟今緩急者散利薄征而已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今之蠲一時之權宜未始非良法也後世農政不修常平社倉旣視爲具文一旦有急議蠲議賑夫大農金錢有限小民之望澤無窮非立法變通欲民無流亡何可得哉少叅西山張公起家名進士初宰仁和卽以循卓聞敷歷中外垂三十年比者奉簡書備兵淄青天子右文詔舉博學宏辭之士備顧問公旣擅揚

馬之才兼優吏事當事以公名應徵詣闕下試有日矣會齊大饑詔遣部臣分賑公慨然曰吾守土吏也今歲凶民流乃微倖文墨不思安全之何以報天子俾吾民無流亡耶於是亟上書自請還青州至則倡捐輸招流移寬徭役設粥糜所全活甚衆夫惡勞喜逸人之常情也以公之才應制爲文章簪筆侍從直分內事且業奉召入都其視閭閻疾苦吏治艱難曠然若釋重負亦何必奔馳數千里爲斯民計生死而公不然也昔者富鄭公爲青州河北歲凶流民就食者衆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

餘萬區散處之山林陂澤之利聽流民自取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之以爲法夫富公身爲司牧其爲民計誠切矣公旣膺內召乃勤恤民困若此然則良法美意固不減鄭公其舍逸卽勞之心又豈常情所能及哉公文學政事各有元本凡所設施皆從學問出之政修人和之暇時時著書自娛頃復取古今成績與一時變通之法爲荒政考畧貽書索余序夫揀荒之政公旣身試有効矣可濟一時卽可通萬世可以治一郡卽可以及天下公之意非僅臨淄百萬戶已也今天下東南苦潦西北苦旱蝗

皇上軫念宣大諸郡至運京倉米賑之誠得公數輩
奉宣德意豈復憂水旱哉余既嘆公之用心度越
常情而又喜其殫精經濟因樂得而傳之使天下後
世知三代以下未嘗無荒政散利薄征得其意而用
之良法固在也

四川鄉試序齒錄序

蜀都山川靈奇擅絕海內以余所歷連雲棧閣之險
瞿唐灩澦之奇岷江奔流峨眉秀削在西南另闢一
境故其氣之所鍾才人杰士照耀史冊勝國以來叠
罹寇亂頃又再被兵革人亡土曠滿目荆榛輶車所
至有百十里無炊烟者竊意凋殘若此即使淵雲輩
出亦何能操筆爲文字已復念之榎楠杞梓天實生
之雖游遭斤斧而窮山邃谷中千尋之幹固不乏也
入闈之日與銓部王君暨諸同事殫心蒐拔愛惜矜
護不敢率意塗乙得士四十二人每拆一卷當事輒

額手稱得人余怦怦未敢信也當未撤棘時學使者馮君訥生籍三川名雋三十人驗其得失榜發售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人耳於是蜀人相傳以爲極盛余私心自喜故事試蜀無遣詞臣副以吏部郎者

天子念巴蜀甫定以文教懷柔遠人特有是命方慮疎庸病困仰負任使今幸告無罪雖不敢附以人事君之義然而萬里之行亦差可無憾矣今年春諸生計偕京師以中卷額少舉南宮者二人皆余所取士而樊生澤達以解首得入讀中祕書諸生亦循例試

縣職學官以需後舉彙其同年序齒錄請余序余乃進諸生告之曰諸生知所以序齒之義乎度非徒明少長習禮讓侈氏族已也古人有言冀人可及其年不可及謂少年壯盛其精神才力足以致用有餘耳今諸生年多二十以上卽最長者亦止踰強仕可謂富於年矣出其精神才力爲國家用豈慮其未足乎繼自今惜陰計晷求盡古人之無窮上之館閣臺省次亦方牧守令親民之官教育人才之寄居其位卽能其職將坤維井絡之區文章若揚馬三蘇勳業若范景仁虞雍公忠直若呂陶田錫理學若南軒鶴

山以及張綱鮮于侁之政事邊韶陳壽李燾之經史
李白陳子昂之詩章爭先競美皆余所取士是則諸
生序齒之盛心而亦余不敏間關萬里以人事
君之一得也夫

遂賢講學編序

遂安固先賢講學之區也宋淳熙中邑人虛舟詹先
生倡道瀛山朱子自鷺湖來訪賦詩有半畝方塘之
句今池尚在焉朱子去貽書商訂格物致知之旨張
南軒亦自蜀中寄書論學二書今藏其家蓋五百餘
年矣邑博支先生以武水名宿來主學事體莊氣和
言規行架于聖人之道業身體而力行之時時進諸
生論難所著講學編學者稱之謂虛舟復見夫講學
非古也三代盛時天下之教皆由學校天子有太學
諸侯有國學以至黨庠術序莫不有學主其教者國

之卿大夫其入而受學者元子適子與凡民之後秀
道德一風俗同抑何盛歟後世學校壞而後講學之
說興始于漢盛于唐極于南北宋鶩湖鹿洞之教天
下宗尚焉其後書院徧海內論議滋繁貞邪雜進有
明之季東林講席遂與國運相盛衰何者教不出于
學校而鶩名者失其實也今天下教化興行
聖天子方崇儒重道 御書萬世師表頒賜學官又
表章先儒六祠及嶽麓諸書院所以教天下者至矣
先生當右文之世居其官能盡其職是古者設教明
倫之實心也亦何俟筆之爲書始足垂示後世而先

生孜孜不敢懈究天人理欲之源流析濂洛關閩之
同異醇而不雜大而不偏蓋自秉鐸以來七八年間
以身爲教而未嘗鶩講學之名可謂賢矣余生平不
喜講學竊謂學不在講講則爲學必不實倫紀之內
日用之間各循乎理之所當然出則爲良臣處則爲
善士言行可師衾影不媿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也不求其實而徒鐘鼓登堂旅進旅退問答數言
語錄數則此老生常談于聖人之道何與彼村農里
婦至性所發動符聖賢豈待講學而始能哉余所持
以論學者如此先生屬余序因舉此質之夫師道不

立久矣士習輕浮人心儇薄有造士之責者又競尚
虛名不復以實行為惡故風俗日趨於下觀先生之
書曰遂覺尊師重道之地不必其書院也曰講學與
教育德之方不必其具文也使天下之爲師者皆如
先生三代學校將復見其盛區區聚徒會講以竊虛
名吾知其有所不屑已

今文短篇序

昔敖祭酒英選古文短篇上下數千年而登者不數
百高古雋永藝苑寶焉錢唐諸君虎男讀是書喟然
嘆興遂集近時名作爲今文短篇方子讀而快之謂
虎男之果善取長也凡文之至者其言必簡上古渾
渾噩噩尚已左馬文章之祖其敘戰陳讌會諸大事
非不纖悉備具然言不煩而意則無盡乃知後人累
牘連篇雖才氣橫溢亦由筆舌間實不能了人謂不
善用短吾謂政不善用長耳虎男之爲是選也語約
而體該節短而味長舉類小而取義大九州之廣千

古之遙忠孝義烈之奇山川人物之勝與夫文史經
濟窮源溯流莫不於尺幅中見之昔蘇子以簡練爲
揣摩簡練之至古今長篇莫過於是卽天地大文亦
莫外于是矣使徒以片言相高而無關於立言之大
豈虎男之意哉謝征西八千兵走淮淝百十萬衆文
與可畫篋管谷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嗚呼盡之
矣

許貞婦傳後序

余友海寧許孝廉汝龍示余許母潘貞婦傳且屬余
序蓋其族之曾大母也當明嘉靖中貞婦年十六歸
同邑許釗踰年生子淮甫期而釗率貞婦視殮畢闔
戶自經死三日矣有老嫗過之曰是可活也投之藥
果甦嫗忽不見族伯某素與釗郤百方窘辱復令人
誘之嫁將不利於孤貞婦毀容誓必死伯度不能奪
結豪家奴夜劫之貞婦負淮踰垣走至河干追者將
及之仰天號慟遂投于河忽獨木浮出憑之以渡達
母家依兄弟爲生淮年十九始同歸許淮尋補諸生

連舉五子貞婦年五十矣誕日召宗族會飲伯某亦至母曰伯幸亡恙氏所以得有今日伯成之也命淮酌卮酒爲伯壽旣北向再拜曰未亡人十八殞所天三十年苟活者以有淮耳今淮幸成立且多子未亡人復何憾語畢趨入比宴罷諸宗族同淮入謝則貞婦投繯死矣有司旌其事其渡處至今稱獨木橋焉方子讀之不禁喟然三歎也曰嗟乎傳有之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貞婦之謂乎事故未可一概論也方貞婦夫亡子幼擲掄者百端死於縊死於水是真可以死矣而卒不死及乎撫孤成立授室舉孫年

且五十此時卽含飴課讀受子孫之養以終餘年豈復有議其不死者哉而貞婦顧斷然必出於死則何也昔者下宮之難公孫杵臼死程嬰匿趙孤而立之蓋生者誠難耳迨武旣冠成人讐已報位已復矣斯時優游諸大夫間爲趙氏遺老詎不身名俱美而嬰必斷然自殺而不顧誠謂不死固無以報宣孟及許曰也嗚呼貞婦之心亦若是焉已矣世衰道微忠孝節烈之事闕焉罕見甚且食人之祿不死其難而臣事他人取高爵厚祿方且揚揚自詡曰吾向者非不能死所以不死者以有今日耳嗟乎旣已不死而又

自幸其不死以視貞婦爲何如哉故君子論人於忠孝節烈之際與其不及也寧過

鄴讞存稿序

余友毛君會侯理彰德以明允著稱督撫重其能凡大疑獄悉委之君虛公推鞠成案有不當者反復詳請必求得其平而後已兩河之民翕然稱之余公車過鄴讀其讞獄諸牘委曲詳盡而哀矜惻怛之意溢于楮墨間所謂居其官能其職蓋無媿焉夫理官所以持刑法之平也其職與司寇廷尉相表裏而繡衣巡方則倚之爲耳目故貪墨畏威豪右斂跡使天下無冤民秩雖卑任綦重矣自世之服是官者不思朝廷置吏慎刑德意窺上官之喜怒以爲聽斷或利

害所關則依阿兩可漫無所更定甚且徇私殖賄有
入金爲曲直者矣視祿位過重民命常輕卽有呼號
宛轉于其庭亦何能爲斯民平亭疑法哉無怪乎贅
疣其官一罷而不可復也君居其官獨能其職使殫
心久任何難弼成化理乃李鄴甫二年以內艱歸矣
服闋補牂牁又抵任復裁缺矣改令樂城已非其志
而遭太翁之喪里居更數歲嗟乎此豈獨君之不幸
也哉余與君少同學每盱衡古今輒以不負此心相
期許或者謂吾輩坐而言未必起見諸行事乃君果
若此視世之浮沉祿位者何如哉惜諸牘燬于寇存
稿止數十篇而哀矜惻怛之意大畧可以類推昔歐
陽永叔爲西京留守推官有政聲子瞻理開封尤決
斷精敏君固學爲歐蘇之文者也後二公而居其官
復以其文章發爲政事使天下後世知理官之設實
有裨於民得賢者爲之皆足持平而達其枉而因使
服是官者惕然於官守之所重以仰副 朝廷置吏
慎刑德意則是牘之爲功又豈獨兩河已哉

梅峯課業序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論學取友之功極於知類通達而其效遂至化
民而易俗由今觀之抑何求於己者專而資於人者
無不盡哉蓋求己者不專則時過後學必勤苦而難
成資人者不盡將獨學無友非惟孤陋寡聞抑或以
燕勿廢學是故君子慎之重其事于家塾黨序先辨
志次樂羣而論學取友反俟之小成以後謂夫能論
學取友而後可爲小成卽大成之業不外此也後世
庠塾制廢學校而外所爲論學取友者其惟會課乎

氣親志合或亦君子會友輔仁之意然士風不古聯袂招搖卽間行課藝亦謔浪酣歌虛糜歲月甚且結同類爲黨援文章聲氣之禍始于一二人而中于天下國家嗟乎論學取友古人所爲興教成德之方也以若所爲是豈君子所宜尚哉青溪諸君其人皆烏衣舊姓也其齒盡終賈也其業本經傳崇先正非聖之言不陳也其行稱先服古不知有佻達之尚也其切劘之益月有課歲有程求于己者專而資于人者復無不盡使爲學悉如諸君三代庠塾之美將於是乎存而豈斤斤焉呻其佔畢哉猶憶辛卯壬辰間與

同學兄弟讀書語石山極一時人文之盛今顛毛皆種種矣覩諸君少雋殊有年不可及之嘆顧聞之古人贈言之義頌不忘規且諸君方以古人自處而予敢以今人待諸君乎因舉學記之語推廣之以爲諸君勉異日者以知類通達之才爲化民易俗之用而皆於論學取友時具之度非徒分長角藝已也吾聞青溪之山有峯嶙嶙秀列望之若梅花五出宋時吾家蛟峯與黃警齋何潛齋兩先生同學相繼登巍科有明三百年科名事業推商文毅說者謂得茲峯之秀諸君生其鄉或出其裔景行前哲誰謂古今人不

相及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其', '出', '其', '而', '故', '亦', '能', '新', '詩', '言', '今', '人', '不', '可', '不', '熟', '選', '詩', '者', '心', '頗', '惟', '之', '比', '在', '館', '中', '始', '稍', '稍', '取', '選', '詩', '閱', '之', '朝', '廟', '館', '閣', '之', '作', '取', '材', '漢', '魏', '擷', '采', '齊', '梁', '三', '百', '篇', '以', '後', '唐', '人', '以', '前', '自', '不', '可', '無', '此', '體', '製', '特', '當', '時', '雅', '尚', '駢', '比', '昭', '明', '是', '選', '亦', '從', '其', '性', '之', '所', '近', '耳', '若', '謂', '古', '人', '之', '詩', '以', '選', '為', '定', '則', '樂', '府', '古', '詩', '奇', '崛', '古', '奧', '者', '多', '矣', '即', '曹', '氏', '父', '子', '以', '及', '陶', '謝', '諸', '公', '自', '出', '性', '靈', '傳', '作', '亦', '復', '不', '少', '顧', '舍', '彼', '而', '取', '此', '何', '也', '鍾', '伯', '敬', '謂', '王', '粲', '公', '讌', '從', '軍', '諸', '篇', '多', '乞', '氣', '語', '雖', '似', '刻', '然', '仲', '宣', '實', '不', '能', '免']

選詩彙刪序

少時不喜觀選詩厭其排比索索無生氣然觀子美詩熟精文選理又似作詩必不可不熟選詩者心頗惟之比在館中始稍稍取選詩閱之朝廟館閣之作取材漢魏擷采齊梁三百篇以後唐人以前自不可無此體製特當時雅尚駢比昭明是選亦從其性之所近耳若謂古人之詩以選為定則樂府古詩奇崛古奧者多矣即曹氏父子以及陶謝諸公自出性靈傳作亦復不少顧舍彼而取此何也鍾伯敬謂王粲公讌從軍諸篇多乞氣語雖似刻然仲宣實不能免

此至謂大陸一生止民動如烟四字小陸亦止天地則爾戶庭已悠二語未免過甚夫平原才具極大累處時有之安可一概詆訶耶選詩舊皆分體苦於尋涉吾友慈谿姜西溟彙而抄之各從其人而習見熟聞者去之不獨觀覽最便而文章氣運之升降亦大畧可覩余猶病其去取過恕未能快然心目歸舟多暇復取而刪之汰其滯累簡其清英砂礫盡而精良出非敢謂選詩以此定亦從乎余性之所近耳夫詩未有選而昭明選之選未有刪而余刪之從所好一也今天下奉是書久矣舉古今共推之人人所共推之篇一旦去之而不顧未有不見而怪焉者余固有所不計也存之笥篋以適吾意初未嘗有意棄取古人亦何必求合今人哉

聞乘序

余友徐君武令家貧喜著書所撰述十種析經史詞賦之源流極事物見聞之細故亦綦博矣聞乘一編則有明三百年彙所聞而筆之者也其體倣世說新語其事本國史家傳與夫禪宮野史爲卷二爲目三十有二余讀而善之嘆其用意深篤使三百年賢士大夫嘉言懿則粲若列眉卽壬人末技一言一動亦得纖悉具備而因使天下後世讀其書者曉然於法戒之所存夫紀事之書左馬尚矣左之重在事馬之重在人左之重事因事而得其人馬之重人因人而

得其事兼擅所長蓋未易覲矣宋臨川王生魏晉之後人尚風流言多雋永所述世說賢者資爲勸懲詞人挹其情致紀事之長殆庶幾焉武令擅左馬之才而窮愁著書獨綜三百年所聞而哀輯之夫三百年中所爲嘉言懿則與夫壬人末技之一言一動亦復何限然或分見於史傳或散寄於稗官野史數世以後卷帙散失若存若亡使賢者無以自著而不肖者反因之以藏其醜亦何由曉然於法戒之所存哉故余謂武令蒐采之廣彙集之勤學士家類能之而用意深篤則非徒掇舊聞已也余嘗有松窓雜述一書紀數十年來耳目所經之事然皆得於邸抄由於傳聞非參稽確覈不敢率意命筆故屬藁至今未定夫武令能取三百年已經紀載之書哀集而使傳而余不能使數十年之事成書以垂於世著述之難如此然則傳人傳事豈不因乎其人哉

斐園讌集序

余既作思古堂雅集記嘆良會不可再乃相隔旬日
又有斐園之遊賞心樂事半月中兩遇之顧爲樂有
同有不同思古之會稚黃諸子招飲也斐園之召則
仲昭丹麓蓋思琰符諸子也諸君皆西陵之秀余得
遍識而定交焉樽酒相邀不問賓主其人同也論辨
詩文盱衡今古雖促膝雄談言不傷虐其情同也赴
思古時值蓋思偕往頃發三橋復遇武令遂拉之舟
行相顧而笑若互易然其事同也然又以不必盡同
爲快倘務循一轍是千古讌遊時必蘭亭景必金谷



影像重复

趣必西園而後可耶思古門巷蕭寂以靜勝斐園泉石亭臺松栝竹木以遙曠勝遠望西湖兩峯宛然几席菱渚麥疇黃綠相映則境不必同集思古者九人畧具杭睦之盛茲遊則十有六人而鄴中牛明府由富春停車湖墅蔣子馭鹿來自晉陵千里萍踪曠然而合則遊侶不必同向時品竹調絲靡曼可聽遂至達旦此則醉石酌花轟飲盡三鼓且茶符謝絕血味酒鹽不入唇而酬應不倦情致更復不同夫同者固佳其不必盡同者亦復更佳若夫訂行前一夕零雨如絲別之時滂沱竟日獨留此風日恬熙之片晷俾

斐園讌集序

余既作思古堂雅集記嘆良會不可再乃相隔旬日又有斐園之遊賞心樂事半月中兩遇之顧爲樂有同有不同思古之會稚黃諸子招飲也斐園之召則仲昭丹麓蓋思琴符諸子也諸君皆西陵之秀余得遍識而定交焉樽酒相邀不問賓主其人同也論辨詩文盱衡今古雖促膝雜談言不傷虐其情同也赴思古時值蓋思偕往頃發三橋復遇武令遂拉之舟行相顧而笑若互易然其事同也然又以不必盡同爲快倘務循一轍是千古讌遊時必蘭亭景必金谷

趣必西園而後可耶思古門巷蕭寂以靜勝斐園泉石亭臺松栝竹木以遙曠勝遠望西湖兩峯宛然几席菱渚麥疇黃綠相映則境不必同集思古者九人畧具杭睦之盛茲遊則十有六人而鄴中牛明府由富春停車湖墅蔣子馭鹿來自晉陵千里萍踪曠然而合則遊侶不必同向時品竹調絲靡曼可聽遂至達旦此則醉石酌花轟飲盡三鼓且琰符謝絕血味酒鹽不入唇而酬應不倦情致更復不同夫同者固佳其不必盡同者亦復更佳若夫訂行前一夕零雨如絲別之時滂沱竟日獨留此風日恬熙之片晷俾

斐園讌集序

余既作思古堂雅集記嘆良會不可再乃相隔旬日又有斐園之遊賞心樂事半月中兩遇之顧爲樂有同有不同思古之會稚黃諸子招飲也斐園之召則仲昭丹麓蓋思琰符諸子也諸君皆西陵之秀余得遍識而定交焉樽酒相邀不問賓主其人同也論辨詩文盱衡今古雖促膝雜談言不傷虐其情同也赴思古時值蓋思偕往頃發三橋復遇武令遂拉之舟行相顧而笑若互易然其事同也然又以不必盡同爲快倘務循一轍是千古讌遊時必蘭亭景必金谷

趣必西園而後可耶思古門巷蕭寂以靜勝斐園泉石亭臺松栝竹木以遙曠勝遠望西湖兩峯宛然几席菱渚麥疇黃綠相映則境不必同集思古者九人畧具杭睦之盛茲遊則十有六人而鄴中牛明府由富春停車湖墅蔣子馭鹿來自晉陵千里萍踪曠然而合則遊侶不必同向時品竹調絲靡曼可聽遂至達旦此則醉石酌花轟飲盡三鼓且茶符謝絕血味酒鹽不入唇而酬應不倦情致更復不同夫同者固佳其不必盡同者亦復更佳若夫訂行前一夕零雨如絲別之時滂沱竟日獨留此風日恬熙之片晷俾得遂登臨而適情興天之與我何如又何必感歲月之遷流悵後期之難覲哉諸君各分體賦成屬余序其事正未知季倫逸少蘇米諸公豪遊高宴亦屢有此樂否也

松溪子序

學至乃可以擬經識超乃可以續子子者經之餘也
顧經義蘊渾涵不使人一望而竟挹之而愈深味之
而愈永子則刻畫惟恐不盡峭厲孤雋或別爲幽深
幻渺之言以自異要其旨歸初無餘蘊乃世之學者
每快意於子之爽然心口而於經則對之欲臥無怪
乎離經畔道者多也莊列而後以子名者何啻數百
輩惟河汾稍爲近道蓋以子之識闡經之學故足述
焉法言元包鉤奇弔詭彼且不堪續子何況擬經故
經不可擬子亦無庸作也松溪子非有意擬子也沈

深於理道之微閱歷於身世事物之故意在振起聾
聵忽不禁而筆之爲書人以爲子吾謂猶儒者格言
耳使有意擬子亦何難出其渺思雋氣與揚雲衛元
嵩輩爭奇詭哉蓋嘗觀松溪子之爲人矣著述名海
內而非聖之言不陳交游盡天下名流而未嘗向俗
客一通姓字才高復不詭於學宜其言約而旨該理
精而義顯也擬子者盡如松溪豈有離經畔道之慮
哉松溪子王姓名暉號丹麓爲仁和諸生以病棄去
隱松溪稱松溪子云

吳仲朗先生醫驗遺書序

醫者意也意不可預定按脈立法因時辨方變化於
神明之中亦揆之於理而已甚不容執古法以治今
也使謂守古方可以療疾無論素問難經深渺罕通
即使東垣祇循乎仲景立齋務軌夫丹溪肺腑能語
必且笑其寡當矣故局方者古人以意爲之者也時
移氣變古人之意亦盡矣能濟以我之意斯變化出
焉庸醫不辨天道之盈虛人質之彊弱受病之虛實
藥性之溫寒一以局方爲定引指調氣亦似深有得
者而舛誤乖張動無生理此非敢於殺人也師古而

不得其意貿貿焉以人命爲戲固猶夫談笑而殺之也內父吳仲朗先生生世胄文行藉藉庠序間非業醫者比也先世廉憲公精醫蘊比部公繼之皆以施方濟物爲志先生習聞家學綜羣書而神明之蓋殫心者三十年矣先生之言曰儒者之醫先明氣運廿年以前人體多熱宜用清涼近今以來人性多寒宜用溫補且服熱而誤十可救九服寒而誤百無一生故其按脈製方不必與症對而施治之要惟以培元氣固脾土爲本蓋土者五行之母氣者諸陽之總母壯則子盛陽生則陰長持論有最精者時醫莫不心

誹之然先生施治立應全活歲數百人或者謂先生生平所用率本理中異功而權衡之得無偏於燥烈而不知非偏也予嘗見其白痢用芩連赤痢用薑桂目疾宜寒矣而參附奏功胎產宜溫矣而石膏獲効神明變化初非執一道以爲用蓋意不前定以理之所存爲意此乃所以善用其意也先生初未嘗著書乙巳過予視痘疹勸其立說垂世始彙集生平治驗冠以論辨甫及半而歿纔十八篇而神明變化之大畧可推使稍假以年振聾瞶而起天札豈淺鮮哉雖然趙括讀父書而喪師荆公用周禮以亂宋天下

之事莫不皆然徒守先生之書而不能神明其意參附之誤與庸醫等耳吾安得起九原而與之謀利濟哉

地理十種序

天地之靈氣在山川非人智術所能測也然自有山川以來青島管郭輩皆以形勢驗人禍福豈俟楊曾廖賴始稱名師哉顧地理之說興而人皆惑於禍福大江以南至有數十年不葬者其始審視吉凶因循歲月究且日久人繁議同築舍欲厚其親而不知已出於薄誠不可解也古者三月而葬傳曰卜其兆域而安厝之儀禮亦言冢人物土夫既卜之而又物其土宜卽安得不求吉壤審形襲吉毋失其時是則仁人孝子之用心已矣仲父太學君博聞彊記少時卽

究心地理嘗從塾師相地輒指某也吉某也不吉往往不爽自是益心喜自負躡屐登山窮覽古規格其學以形勢爲主唾棄時流以爲不足語蓋潛心此中者三十餘年矣比年聚書益多皆諸家秘本而犀精爲最所謂讀雪心賦以後諸地書以前不可不亟讀犀精也夫犀精一書余未得涉其旨趣顧念禍福之說中乎人心漸且沿爲風俗彼忍於忘親者無論已卽或甚愛其親而貧者詘於資富有力者又且展轉悠忽任之不得其人求福得禍比比而是而一時挾技求售之徒目未見全書輒倚羅經往來公卿士庶

之門曰吾以相地率之形理背謬茫無徵據至使聰明有意之士深鄙其人以爲不足語而所謂潛心力學者又未能使其親安然妥覓鬼仁人孝子之心固如是哉叔父旣精心此學而復得異書以廣其識於以妥先靈開示當世當必有大異乎流俗之所爲者顧學之數十年而未嘗輕試何也倘亦學愈高志愈慎固有不欲自恃者乎嗚呼難矣今年秋議盡出十種書行世不果大兄捐貲刻犀精叔父貽書屬余序因質以所見如此世之讀是書者曠然於山川形勢之故而確焉自斷於心不爲流俗所眩惑而挾技求

售之士從此得新其聞見以爲福於天下庶其有當乎余生平不諳技術每念拙守一官二親尚厝淺土近又有妻子之喪南望涕零形於夢寐明年史事竣擬乞身歸田里求所謂犀精者而讀之與諸君子訪求山川以畢吾志然未知何如也語曰穴在心不在山人不能存此心以孝其親而徒倖營吉壤彼眠牛伏狐豈智術之所能及哉

演禽數學序

演禽數始於黃石公衍於子房孔明極於劉誠意其術上參天道下極地理中究乎人事丹禽修煉宮禽行師今所演乃時禽也取二十八宿所屬之鳥獸配五行貫六甲通乎四時七十二候三百六十日辰彰往察來蓋亦奇矣某君頃始學之請余爲序余生平拙於技術凡星算占卜以及琴奕丹青擣菹六博之類庸夫豎子所能爲者皆茫乎不知所由入何況於數顧家世受易易以言理亦以言數理立而數行乎其中故自河洛以來有一定之理卽有一定之數吉

傷松齋集 卷之一
凶禍福各因乎其所自致所謂儒者信理不信數也演禽之數亦若是焉則已矣若夫禽之爲義或亦原於庖羲乎昔者聖人仰觀於天文俯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類情通德爲萬世言數之祖今以絕不相關之鳥獸演之中乎人事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非荒渺而不可信也况其說兼通於八卦倘亦有與圖書相爲表裏者與吾聞之業成於專荒於雜天下之務莫不皆然誠守是書而益精之以理推數以數窮理將通於易可矣京焦管郭夫獨非以數名者哉

爲黃尚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所以昭信紀實重本篤親使後世子孫不敢忘所自也蓋枝分派衍之際系序易淆非筆之於譜將數世以還茫然不知祖考所自出或相視如秦越焉故家譜之作於蕃衍之日者誠亟而作於遷柩之初者尤不容緩也尚氏之先出於內黃東長固里世以武功顯至邑佐素侯君始舉明經佐尹淳安蒞治九年循聲藉甚今年冬奉檄護遂篆寧靜安閒澹然無事古所謂仁厚長者也一日手家譜詣予曰吾家世居燕左始祖武德君迄今十世載

在舊譜不以煩君聽獨念吾父邑庠君生吾兄弟齋志蚤殞兄騰鳳開國初從平藩征粵有功除高要武城司署邑事遂偕三子占籍粵東吾幸叨恩選待罪鄰封今已五男二孫矣早失怙恃兄弟睽違冀北海南時移地易心竊懼焉因筆爲家譜且授字命名俾毋紊祖考以昭信也君曷爲我紀其實予聞而善之蓋凡族姓之始歡然一父之子也久之而親者疎矣又久之而疎者遠矣矧分疆異地系序闕焉其相視若秦越者勢也君當政事之餘惻然念祖考所自出既有系復有圖用心可謂厚矣異日者君與兄之子若孫各祖其祖雖南北懸殊而按譜以稽森然有序譬諸黃河之水千里九曲穿龍門過積石以達於海其始固同源星宿也讀斯譜也油然而孝敬生藹然而禮讓接重本篤親毋忘所自是則君之志也夫

茶坡方氏族譜序

茶坡族兄錫公氏自爲諸生卽蒐輯家乘已未計偕
京師索余序適余應 御試旋奉 命纂修明史未
有以應也今年錫公成進士復以相屬余乃舉卮酒
告之曰君亦見夫治室者乎經之營之又從而垣墉
塗墍之室乃成矣然久之不能無敝壞也循其舊而
新焉繼起之難常與創始等君家逸齋府君之自東
郭遷茶坡也嗣續妣祖誕啓子孫所謂創始者也少
叅公承之篤宗祊明系序斯觀成之會乎然距今又
二百餘年族益盛人益繁親者不能無疎萃者不能

無渙散聚族而新之是所望於繼起者矣蘇氏曰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爲不善者其父兄相與恐曰吾夫子毋乃聞之夫所謂赴於其家而畏其聞之者果何以得此哉必其德足以式鄉閭不則爵高齒茂爲族人所仰望者也自宗法不講父兄之德未嘗先而子弟亦不復率其行畔道戾志相習爲固然而一二爵齒具者又多不能自忒飭羣起椰榆之於是鍵戶緘口漠然若干我無與而族之做壞遂不可復振嗟乎凡吾所謂族人其始固一父之子也漸而至

於習爲固然又漸而至於漠然不相與此豈故家世族所宜有哉君幸承世德而又膺一國家俊造之選是祖宗所式靈而族之人望爲表率者也嘉與父兄子弟敦本篤親以睦九族豈徒騶從呵導赫然侈鄉人光寵已哉今之爲是譜也推逸齋府君創始之心與夫少叅公黽勉觀成之業明少長別親疎舉族之父兄子弟循習於孝弟之經睦婣任恤之意使夫出入相親有無相恤疾病患難相扶持男事敬於外女職修乎內毋侈靡驕佚蕩其心毋詬諱德色傷其氣毋游閒聲色貨利易其性情士農工賈各有常業以

事祖考是則錫公繼起之盛心而亦逸齋諸公所重
有待於後人者也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
肯堂矧肯構言創承之難也惟逸齋府君克昌厥始
惟少叅克舉厥中惟吾錫公克嗣厥後凡我族衆尚
其共勉之無忘世澤矣哉若夫吾家世望河南駮侯
之裔蔓衍天下固諸宗所自出少叅公業載爲前集
無俟余言爲也錫公歸以此送之并書爲序

章氏族譜序

邑中多巨族而人繁物阜家學相承莫若章氏章出
齊支庶初封鄆後去邑爲章唐末仔鈞公刺建州夫
人練氏有全城功建人德之墓在府治內余嘗讀其
遺碑爲之太息子十三人蔓延海內邑所傳則第三
子仁崗公後也章旣世有令德而又居當山水之勝
自鳳林達于龍津背三台面菱峯鬱然秀蔚者爲珠
淵派出北郭而西界連嶽歙山峯聳而水清冽爲貂
山派二派上下相望戶口殷蕃財賄饒沃自宋以來
薦紳子衿代不乏人可謂盛矣然其所以盛者非無

故也家世勤儉敦尚淳樸其士大夫修詩書明禮讓以教子孫氓庶之家力田服賈各勉所事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守望捍禦相助故能保世滋大數百年如一日藉令聚族而居士農工賈無常業將游手游食邪侈相尚先世詒謀之善蕩然盡矣亦何能世承令德歷久而弗替哉顧二派分處譜系之修闕焉未講成都永新舒城諸公先後編輯率因循未就吾友范山系出珠淵旣舉進士始合族人而重修之支分派列粲然有序傳不云乎治國先齊其家范山之敦倫睦族若此異時出而服官移風易俗使民藹然知敬

愛其父兄教育其子弟其道不外乎是矣吾家曾王母封太夫人實出貂山家助教侍講兩叔皆珠淵壻而侍講配章宜人死難最烈則山姊也今會同君父子又皆壻吾門兩家迭爲姻好故稔其世德甚悉吾聞之源遠者流必長根深者枝益茂章旣以閩閩甲里中從此尤加勉焉教勤教儉勿替厥澤使後之志氏族者知吾邑各族莫盛于章氏且知章氏之盛由于世德是則范山修譜之意而亦章之祖若宗所深望于後人者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二派之裔尚其毋忘世德也哉

東南輿誦序

戊午春 詔舉博學鴻辭之士今撫軍宛平金先生

暨少司農嚴先生皆首以象瑛應時先生方長御史

臺其實心實政固已嶽嶽朝端澤及天下矣丙寅初

夏先生自閩移鎮兩浙象瑛迓於三衢時淫雨暴漲

田廬漂沒數百里人民緣岸哀號先生俯詢災黎憂

形詞色輕舟往返躬閱捐金分賑昏墊之民賴以存

活者數萬家是時先生之澤甫及東浙而遐邇聞風

已手額稱慶而咨嗟嘆慕之及建節武林首宣

聖諭條分縷析申誠愚蒙不數月政化大洽諸如禁

苞苴抑奔競課士卹商和輯兵民以及增高市橋拓
棘闈號舍實心實政卓然見諸施行而尤異者杭城
民居稠雜火患最甚先生齋心禳除復製器以救民
得無患丁卯夏大旱步禱天竺旬日間澍雨露足夫
至難感者人心而不易弭者天變天且可格而况食
德之士民乎象瑛年來就醫會城親覩先生善政種
種而軫恤民艱輾轉不遑之意仍不減目擊災傷時
於是歎先生愛民之誠憂民之切宜其深入乎人心
而不能去也兩浙士民歌頌載道偶一裒集而詩文
且盈笥篋都人士編次授梓傳之久遠夫感恩慕德

人有同心故恩施偶及有一飯不忘者矣匹夫爲善
於鄉有爲之流連弗置者矣彼古之所謂良吏者循
分盡職不過一政之美一時之澤而其民謳吟贊歎
光流史冊矧先生以節鉞重鎮百寮之所表率十一
州郡之所瞻依一舉措而當一興革而宜其利及於
民者何如而謂此塗謠巷祝果足紀其萬一哉然不
可謂先生之實心實政不於此少徵其概也獨是先
生弘才懋德簡在

帝心從此孚德升猷施及寰海天下之人將謳吟贊
歎之是集也豈獨吳越一方之幸也哉刻成屬象瑛

識末簡幸附門牆因舉先生之實心實政如此輿論
攸同非敢阿其所好也

孫節婦孝節錄序

爲節婦難節而孝更難孝姑章兼孝父母則尤難余
於孫母程節婦不禁三歎也當節婦之割股療其夫
也爲侍婢所窺以爲自剄也奪之而夫以死筑筑孤
兒相依爲命其不堪告語者正多也及姑病手足耳
目皆廢節婦割股療之病果起使救夫之時婢不疑
而奪之精誠所格安知不以愈其姑者愈其夫乎是
有天焉節婦固無如何矣未幾舅又病奉飲食伺湯
藥潔衣襦指使僕媵舅安之而不知若此者豈不難
哉然而婦道宜爾也節婦吾友只嬰之女也只嬰年

六十餘未有子又大病女既嫁而婆詎能兼顧乃節婦延醫禱神備殮具寢食俱廢者四十餘日而只嬰亦遂得生於是迎養於家置一姬以待今只嬰垂老而獲子者節婦之賜也善乎只嬰之言曰忠孝節義苦事也不苦不能爲不耐於苦不能再卽再爲之亦不能久且劬而節婦兼焉昔者龐婦乳姑孝於姑而未聞孝於舅緹縈代父救父之生而不能延父之後節婦豈巾幗中人哉 國典婦守節至五十例得旌表節婦明年壽五袞矣孤鳳翮錄只嬰書堂記事徧求名人詩文爲母壽余過由溪與只嬰班荆話舊只

嬰屬余序因書此報之嗚呼若節婦者可以風矣

健松齋集卷之二

遂安方象瑛渭仁著

序

益都先生佳山堂詩序

昔孔子刪詩一言蔽之曰思無邪夫詩以道性情而
思者性情之所發也思出於正貞靜專一可以感人
心易風俗不得其正而雜用之其憧憧往來於吾心
者蓋不知何如矣故欲治詩先治思思固詩之本也
吾師益都馮先生文章行業 朝野倚重者三十餘
年自官侍從至掌邦禁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

業孜孜勿替輔政以來經綸密勿仰佐太平士大夫皆能稱道之乃先生政事之暇正襟危坐門無雜賓與二三及門揚扃風雅發爲詩歌纍纍成帙象瑛受知先生又得與邸第接近每入侍輒命取新詩授讀竊意先生遐齡碩德爲國元老卽稍自娛樂亦何所不可顧乃勞神瘁慮如此先生固曰吾非欲以詩名夫人精神有限思無窮不善用之將聲色貨利雜然不可復問矣故吾以詩靜吾思非必與古今詞人較工拙也嗟乎世固有貞靜專一若先生者哉未有詩而思赴之既有思而詩又絡繹赴之一日之中治

其思如是豈復有雜然者往來於吾心乎然則先生之詩先生之思之所寄也貞靜專一之極發於性情止乎禮義潛移默化乎人心風俗而不自知以相天下視此矣在易之艮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孔子正樂又曰雅頌各得其所夫易言位猶詩言所也思適其位則詩復其所矣故思正詩亦正也依永和聲與宅揆亮工命周南召南豈泊然一無所思者哉佳山堂詩刻成因推先生所以作詩之本若夫性情之發若者風若者大小雅若者頌門弟子旣各述所見余小子何足以知之

大司農梁先生詩集序

象暎下國豎儒獲游今大司農真定梁先生之門先生文章在翰苑德業在中臺出其緒餘軼蘇辛而駕何李象瑛幸竊窺一二然未敢請也今年僑居錢唐先生從子允植適宰是邑刻先生詩詞若干卷象瑛受而讀之輒嘆先生之志無所不周而特於詩寄之也夫詩所以言志也志在廟廷其詩必莊以肅志在田野其詩必靜以深志在天下國家其詩必淵厚而廣博是故古之大臣入侍清華出領幾務其忠君愛國之志往往見于篇章持之忠厚發之和平非必與

一時詩人較工拙也蓋所謂詩人者非有廟廷田野之異其趨天下國家之煩其慮也故其志易竟而其詩易工若夫名卿鉅公其人既繫天下之重輕其詩亦遂移易天下之風氣何者懽愉之日志易荒而拂情之來志難定也先生之由禁近而領度支也朝野倚重三十餘年矣時海內承平侍臣皆優游暇豫使稍自荒逸亦何事不可自娛而先生籌國餘閒時時賦詩以見志蓋以詩爲教視惜陰運甓加勤焉丁未以後境稍殊矣單車歸里無戚容特詔起田闢亦無喜色夫進退之際改其常度者多矣一觴一詠不

忘君父此其志豈易窺乎且今天下亦甚煩司農矣寇叢于疆卒繁于伍日費數千百萬之金錢致厯宵旰當其任者非仰屋嗟咨卽急治末而忘其本耳經營勞瘁之餘誰復詩詞贈荅宴然若無事如先生者哉然則治亂何常惟大臣之志足以定之志定而治成其象先見于聲歌而非僅于詩寄之也今試讀其詩掌邦禮以前莊以肅者其頌之遺乎歸田諸什氣靜而思深殆得于雅乎兵農禮樂之大讌勞登眺之章淵厚廣博者十五國風之正聲乎卽以追美風人之志夫奚媿焉昔蘇子瞻爲歐陽公所取士其

作六一居士集序稱公生平大端而獨謂其詩似李白夫品行如歐公較白誠遠甚于瞻蓋卽公詩舉其似耳先生文章德業今之廬陵竊就所爲詩論之包舉漢魏變化三唐其體無所不具而忠君愛國之意則類杜甫然甫不得志而僅托之于詩先生志在天
下國家而姑卽詩以達其志持之忠厚發之和平然則先生之詩先生之志也徒以詩論先生又豈知先生者哉

陳際叔集序

士欲以文名天下傳後世非多讀書而厚養氣未可易言也讀書如居肆然珠玉綺繡以及粟帛菴用無一不具而後應天下之求而無不足養氣者譬若培風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必多讀書而後識如精養氣厚而後力始大苟非綜貫古今而又無淵博靜深之氣以持之淺才末學不數見而易盡矣陳子際叔讀書養氣之士也爲人端嚴淳謹有太丘遺風爲文縱橫浩博包羅萬有蓋其讀書也鎔經鑄史根極理要卽九流百氏之言無不窮微而抉

其蘊而其養氣也閉門掃軌足不出里閭授徒講學
外絕不知繁囂綺靡之習夫人纔解操觚便自許名
士或好爲新奇詭僻之言以自異要其所爲名士又
皆被紈襲綺聯袂酣呼招搖市井亦曾有如陳子者
乎卽以陳子之文觀之大約三變始學爲秦漢繼從
事於六朝近乃好爲唐宋大家自世俗論之似乎每
趨而愈近而不知其以秦漢爲體六朝敷其華八家
達其氣讀書多而養氣厚固不可以一人一體名之
也余少時讀西陵十子詩心向往之今得與陳子居
接武爲予評點詩文雅相推許余雖深契陳子亟思

得其文而讀之然未敢請也陳子顧盡出平生著述
屬序余方驚怖其言而又烏足以序之要以陳子之
爲人序陳子之爲文讀書養氣固莫陳子若也夫必
讀書養氣如陳子而後可以爲文文顧可易言乎哉

學文堂文集序

少時聞椒峯名歎其高邁能以古文爲制義然未識其人也丁未之役與椒峯同舉進士始一見於禮部往來訪謁每苦不值余又臥疾蕭寺卒未能得其文讀之蓋音問遼濶者十年餘矣甲寅避亂錢唐與毛稚黃諸子約爲古學稚黃歷數今海內之能文者首稱椒峯且曰君同年交好顧未識耶余媿悔良久亟假椒峯集觀之姑無論詩文所至何者爲史漢何者爲韓歐大家何者爲漢魏三唐卽此卷帙之富已令人望洋而怖乃歎余之淺陋誠不能知椒峯宜椒峯

以余爲不知文未嘗與之言著述也今年謁選京師
椒峯訪余驩甚自是時時過從爲余點評近藁頗相
稱許蓋前此余固未知椒峯椒峯亦未知有余也夏
日過寓齋索所爲學文堂集椒峯以濕於水請俟他
日余笑曰君固謂我不知君耳水濕奚傷焉椒峯乃
函致全集且屬余序余受而閱之漚爛幾不能理手
自披揭三日而畢喜皆完好所損者數篇耳雖未卽
窺堂與然可見余之傾倒椒峯至矣夫椒峯之才視
余不啻十倍余復何能序椒峯顧吾思之文章聲氣
之合非偶然也尋常交遊無論已余與椒峯同年契

合其傾慕之私相見之難且如此今幸同官冷曹得
以殫心書史椒峯其有以教我乎顧椒峯學識淵博
從此進焉不知更當何如余將焚膏繼晷求進古人
之無窮譬之追風之駿瞬息千里策駑駘而逐之恐
終瞠乎其後耳持此復椒峯是余之志也若夫其文
之爲史漢爲韓歐大家爲漢魏三唐諸君子序之詳
矣余誠不能知椒峯亦安能序椒峯之文哉

孫宇台文集序

論文首秦漢而何古今來爲秦漢者之少也作文動
言秦漢握管操觚又何爲秦漢者之多也夫所謂秦
漢者高古簡質存乎神理氣骨之間非可句竊而形
似後秦漢而文者莫若昌黎廬陵然其所以起衰傳
世實皆自出其才與古人相遇於神理氣骨之間故
屢變而不失其真若使僅求於字句則雖才如韓歐
而順宗實錄五代史諸編論者尚不無遺議焉况其
下焉者哉李獻吉倡爲古學舍八家而遠溯秦漢以
上其于左國規規求似在當時非不快人心目然于

篇一手始而慕之繼且厭之正如摹倣古彝器規製
工而真氣盡無怪乎言秦漢者多而能爲秦漢者之
少也吾友孫子宇台以文名海內者數十年其文無
所不有而得於秦漢最深蓋其神理氣骨之間實能
高古簡質與古人相通若謂其何者似史遷何者似
班范迹求之而有所不可也况其撰述之富溢而爲
六朝分而爲八家固有屢變而不失者歟然則才如
孫子而後可言秦漢文如孫子而後可爲秦漢也余
學識淺陋未敢窺古人堂奧然生平所嗜頗尚雅健
絕不喜拖沓之習故於孫子文有深契焉孫子論余
文亦謂意在儷體而漢不屑爲猥薄余雖不敢受然
亦可見吾兩人之所好矣今天下不乏作者苟無高
古簡質之氣變化於神理氣骨之間而徒侈口秦漢
卽日取孫子之文讀之身足以知孫子哉

毛雅黃十二種書序

錢唐毛子稚黃彙其所著書十二種屬余序余合而觀之竊嘆著書之難也夫所謂著書者才與學是已才人賦姿超絕馳騁古今其藻思逸情風發雲涌固已極文人之能事然學問未深或者叩之易竭乃學博矣而才力不足以貫之則亦漫無統宗不可收拾若夫深心靜氣初不使人可喜而淹貫六籍綜覽百家發爲文章閎深奧衍不能測其所至若是者豈不難哉毛子以詩文名天下四十餘年海內著述家蓋無不知錢唐毛先生者余自避亂居武林始得與毛

子定交毛子方病甚臥起小室中積書滿案其神穆然自是時相過從毛子縱談竟日夕不倦凡古今升降之由人事物類之變與夫經史之源流學術之同異詩文之得失四聲六韻之通變莫不元元本本窮極指歸余每造之未嘗不退而心折也蓋嘗觀今之著書者矣出其所長不難分席濂洛企踵韓蘇欲與李唐詩人相頡頏然醇駁雜出雅鄭並陳要未能不謬於作者于是穿鑿以爲理學而理學誤剽竊以爲古文而古文乖掇拾殘瀋以爲詩詞而詩詞敝至于韻學之微茫然不知徵據其承訛襲舛又無論焉夫

著書將以名天下傳後世也而弊且若此求其如毛子者復幾人哉然則毛子之書皆毛子四十年精神之所聚而學問之所流也今試取其言觀之或爲理道之津梁或爲議論之淵海或斟酌風雅或綜覈音韻要皆卓乎有見信而可徵所謂不得已而有言非孟浪操觚姑藉以爲名高者等也談者或嫌其理學則旁及二氏詩格又時逮溫李一時諸君子往復辯難然參互諸家往往獨成其是人亦不得以此訾之今夫水源于崑侖支分派別放之而爲江河蓄之而爲池澤其大者奔騰澎湃汪洋浩淼不可窮止其小

者亦細浪微風自然成文固非簷滴蹄涔可以同類而竝觀也毛子之書亦若是已嗟乎文章者不朽之盛事有學無才常苦于繁重而不能舉而有才無學雖勞費筆墨卒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前哲之聞見此柳州所以慨歎也然則著書垂世豈易言哉

龍理侯集序

千古文人每不欲盡見其才杜工詩不必於文兩司馬善文不傳其詩屈宋之騷賦周辛之詞曲皆是已近世誇多好勝若一體未備卽不可言文是豈今人多全才古人反有所未足哉古人自審甚精苟有一長必殫精肆力於其所得故其詣力所至亦遂單行不朽今人廣求博騫毋論才力有限卽少極通敏然自壯至老精神亦復有幾故古人不欲以才見而才傳今人好盡見其才而才未必盡傳非古今人遂不相及也余嘗持是說以論文乃今于龍子理侯顧有

不然者理侯負雋才著名東南最久伯氏二爲與余同舉南宮每稱理侯豪邁無書不讀亦無體不兼余頗訝其言人非通才安能遽至是會 詔舉博學宏詞備 顧問著作之選一時文人應薦至者以百計理侯哀然在其列余竊私喜欲得理侯文觀之且以驗余言之當否也理侯來京師各籍籍長安中余又以不得卽見爲憾冬十月理侯過余卽贈余詩才氣雋軼余乃驚歎良久二爲稱家弟豪邁固如是耶乃理侯出其近集屬余序余誠不能序理侯然觀其詣力所至旣無體不備亦無美不兼則又大喜悔余

王仲昭合集序

文章家駢體宗六朝單行師八家八家之不可爲六朝猶六朝不可爲八家也蓋單行之文風厲泉涌如幽燕老將叱咤風雲見者辟易引之香奩閨閣之間雖力求其工豪風正是難掩駢體引商刻羽縱金戛玉譬之珊珊秀骨臨風正恐飛去強以高睨濶步則悖矣故潘陸徐庾不必以單行見長而韓歐諸大家亦不復出于駢麗古人各有所長卽各不相強非獨理有難兼勢亦有所不可合也蘇子瞻始欲擅而有之然觀長公表啓俊利有餘而工整不足夫以子瞻

之才豈尚有未及哉才大者思不能精則兼之蓋誠難也吾友王子仲昭素以才藻名所著駢體一時傳誦久矣今余來錢塘王子投以桂山堂集豪邁縱橫不可一世余始讀而疑之固猶然王子也何才思殊絕乃爾乃王子固非可一體名也蓋王子少工六朝之學屬詞比事鏗然若出金石邇始棄其所有肆力爲唐宋大家之文如天馬行空不可羈捉又如瞿塘峽水四十八灘迅利無比余乃渙然釋喟然歎與駢體者固王子單行者亦王子固如是其才大而思精也猶憶余少時雅尚聲華間爲古文長篇苦于束縛排比邇年來從事秦漢八家然落筆爲齊梁體制已無復向時聲偶矣以視王子不誠有才少才多之別哉王子諸集一時名人序之頗詳今以合稿問世願屬序于余余閱歷此中多矣於駢體服其思之精於單行見其才之大蓋分而觀之各自成其爲王子合而論之猶然一王子無疑也夫文章之道專之難兼之更難王子能爲其難者其真可以自豪矣哉

安敘堂文鈔序

余與會侯幼同學會侯少余一歲制義之暇相與學
爲詩古文辭會侯爲余序四游集言之詳矣甲寅之
亂同携家僑居錢唐與稚黃諸子相切劘時余兩人
意氣豪甚日以文章朋友爲樂事一時詩文詣余者
必過會侯從會侯游者亦必及余十數年來兩人姓
字著于篇帙覺有闕一不可者於是東南之士往往
方毛竝稱夫古之詩文齊名者若李杜若韓柳若王
孟蘇黃以及近世何李之屬大率才足相當學力復
相敵故竝傳不媿若余與會侯毋論才學短淺不逮

遠甚卽其神健氣王視余衰病亦何啻數倍余何敢望會侯然則今之稱方毛者蓋謂西陵流寓固有此兩人耳若云竝駕齊驅余方瞠乎其後譬之駑駘躅安能與騏驥爭先後哉會侯向有松臯集行世今復刻安敘堂文鈔余兩人交最深不可無言以序其首然病怔忡且益甚會侯與稚黃皆以屏絕筆墨相戒因書數言以見余之傾倒於會侯者如此若其文之與年遞進卓然名家海內久已共推之無俟余言爲也

梁冶涓詩序

兩湖之間多良吏而古今所傳文章政事獨推白蘇兩公蓋其才旣卓越而復精心吏事職舉政修人皆樂業讀西湖讌飲諸詩想見其盛焉使無兩公之才而又不能以時拊循其民奔走簿書碌碌無足輕重則雖點綴亭臺金碧輝映旦去官而暮已易矣其湮滅無聞亦奚怪哉真定梁君之宰錢唐也世其家學所著古文詩詞雄奇綺麗各極所長自服官以至報最璽書獎擢士民攀留借寇又復數載識者謂君文章政事度越兩公無疑而不知在君更有難焉者

蓋白蘇當無事之時疆場晏安人物殷阜六橋花柳
固足娛心悅目卽工作勞民而人不咨怨所傳兩堤
詎可望之今人乎其水光山色詩酒勾留宜矣若君
蒞任風俗政教已非唐宋之舊其民鮮衣美食外極
侈靡之觀而戶鮮蓋藏人多爭訟非一日矣邇者八
閩告變兩浙震驚凡饜餽之煩浩夫役芻茭之驛騷
郵符使車之雜選羽檄紛馳師徒雲集使香山眉山
處此當亦不免彭澤歸來之歎而君處之裕如政事
之暇論詩文禮遺逸兩峯三竺之間樽酒豪吟宴然
一如無事嗟乎軍興以來吏治幾何矣能者以材武

著功名弱者且席不得煖君獨以文士經營戎馬之
間雍容吟咏而邑無廢事謂勞逸不同時古今人遂
不相及是豈知君者哉卽以君之詩觀之分長備體
倘與兩公分題倡和子瞻當亦傾倒固無論白家老
嫗矣然則君之才誠不可及而非時之所得而限也
余獲游司農公之門知君名已久今來西陵見其勤
敏通練卽受廛如余亦得緣通門之雅安寢食而樂
交游則君之文章政事可見故序君詩而論其才與
時如此錢唐才藪也從君游者皆一時知名之士異
日紀載風流將與兩公並美余得附僑寓以傳則幸

甚矣然則君之詩之傳又豈時之所得而限哉

胡匏更詩序

聞匏更名近十年今始識其人澹靜古樸類學道者其詩無所不有而樂府爲最夫樂府難言矣漢去古未遠郊廟登歌自爲質與之音魏武之奇子桓兄弟之秀樂府中父子各擅一體亦各肖乎其人晉宋而後稍涉輕冶杯槃拂鳩體漸薄矣杜工部冠絕今昔新安石濠出塞諸篇不襲樂府一字明初間多作者惟空同推獨步蓋神明而得其意故能以其樂府爲樂府也近世動言擬古練時日天馬而下如上之回聖人出上邪諸曲規規求似覺體製所存不必有其

事而不可無其語夫樂府繼詩之亡者也觸境寄情
靈變窈渺後人且不得其解不知其意何言擬古耶
故不輕擬樂府正以存樂府句蟻蛉而字土偶吾未
見其有合也匏更之樂府未嘗有意擬古也或悄然
以悲或憚然以喜或愀然以思或穆然以嘆或泱泱
奔騰累數千百言或短篇數語澹宕言外揆厥旨歸
往往不謬於作者至其五七言諸體勁渾者學唐秀
練者學晉魏談理寫致亦時有宋元人近其筆墨作
樂府人乃有此數體奇矣辟之服古之家几案多秦
漢法製其人竹冠短褐悠然有淳古澹泊之遺卽間
植奇花時籠小石閒遊綺閣曲房不害其爲古也余
謏陋未敢窺古人堂奧然觀世所爲樂府輒嘆其索
索無生氣故因匏更之詩一及焉黃山白嶽夙稱靈
藪意必有振起風雅之士匏更歸試以此質之

黃山詩序

予既跋江君黃山圖矣。君復出十餘年來閱歷黃山詩屬予序。予讀未竟輒嘆君之私有黃山也。夫黃山雖歛境然名勝天下所共有。天下之人不得而私之。何論新安哉。君顧取而圖之。詩之若貯之襟袖而引之几案。是何私據其有也。既復思之。君之私黃山非私也。何者。黃山自浮丘容成以來。天下人知有黃山矣。未知黃山之面目。何若。性情又何若也。有君之畫而黃山之面目。見得君之詩。而黃山之性情亦見。詩以補畫所未及。畫以佐詩所偶窮。使九州之廣。千古

之遙人人皆知有黃山且使人人之意中夢中耳目
中皆可寢食坐臥乎黃山則皆君之公之也今試讀
其詩有蒼然孤松者矣有峭然怪石者矣有冷然流
泉軒然古寺者矣詩耶畫耶蓋不啻登蓮華之頂與
羣真往還而酬唱焉已然則君既圖之而復繼以詩
公乎抑私乎吾恐天下人不得而私者浮丘諸公必
將爲君私之矣

牛潛菴詩序

天下惟靜者可與言詩蓋靜則才斂而氣沉思深而
致遠舉凡懽愉拂逆之來皆不足以動之發爲詩歌
雋永淵深使人慕其才不能測其所至孔子刪詩一
言蔽之曰思無邪無邪者靜之至也後世惟陶元亮
冥心真寄其詩外樸中腴讀之淨氣俱盡蓋本乎其
人之性情非可易言矣上黨牛君潛菴以富春令擢
佐吳郡未行余始見之于斐園私謂仲昭諸子曰君
恂恂若不勝衣而襟度如此殆所謂靜者乎人之靜
者詩必靜吾當于君遇之已與君泛臯亭讌湖舫呼

酒彈棋澹然不改常度。卽或與會酣舉于縱譚劇飲。時一往俱有靜氣。所爲詩歌變化古今。雖感慨中來。而緣物寫意。絕無牢騷不平之鳴。蓋自靖安再補富陽兩宰劇邑。可謂煩矣。政簡刑清。民以寧一。暇則杯酒臨江。憑弔千古。在懽愉之日。其靜固自若也。今停車湖墅三年矣。撫時感遇。羈旅離愁。或未能免。而處之穆如。燕飲登臨。往來酬唱。詩遂纍纍成帙。夫詩所以道性情也。性情所寄。動者易竟。靜則難窺。君隨遇而安。視陶令爲何如哉。余避地西陵。獲與君數晨夕。今君刻詩湖上。余適赴補入都。不能竟讀。君貽書屬序舟中書此。應之。并報仲昭諸子。天下惟靜者可與言詩。吾向見其人。今且讀其詩矣。

孫豹人詩序

別豹人先生五六年天外冥鴻不可踪跡蓋未嘗一日忘旣堂也癸亥秋奉使過華山意先生家于秦倘得策杖同登驚人句豈必定思謝眺乃遙望蕪城悵惘彌日今春放舟南下客有言先生在武昌者亟渡江訪之握手問勞不知身之在客也相與遊洪山登黃鶴樓尊酒縱譚因得盡讀別後諸詩大畧數卷中歲不多作而古健質直旨趣遙深卽偶然贈答之作亦感慨蕭涼各有其故於陶杜間自出一手筆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詩固如其人耶余自力疾西行棧

健松齋集 卷之二
雨蠻雲備歷艱險雖山川靈奇足供眺詠而良朋契
濶筆墨所寄以詩爲侶而已豈意盤旋萬二千里乃
復有故人哉然則是行也於山見二華終南棧閣瞿
塘之勝於水見滹池汧渭涪閬巴峽之奇而又得遇
先生且讀先生之詩舟車勞勞差可以無憾矣先生
不得意買舟浮洞庭游長沙將復遊京師夫自先生
之歸輦下諸公相望久矣余旦晚還朝待先生於
慈仁松下出新詩讀之其於陶杜間又不知更何如
也

張仲張詩序

文人筆墨所寄其人之生平因之柳子厚詩文巉削
雖當登臨觴咏而幽憂沈鬱之氣若不能自解故常
坎壈終其身人生升沉得失孰若蘇長公然其襟度
軒豁毋論廟堂之作颺發霞舉卽黃州惠州諸詩酣
暢淋漓使人神爽究之習苦得甘境遇不足以窮之
然則欲觀其人不若讀其詩卽其詩固可得其人已
余初未識仲張戊午同以薦召遇之長安邸舍中通
外朗絕無城府是歲秋復同事京闈余分校壁經仲
張得毛詩深思廣覽欲得真才以毋負簡命蓋心

相期許久矣乃仲張以同經之累奪一職愛仲張者
謂循例預入粟大農可幸無罪仲張信之遂以被論
去邑人之災無不爲之搯拏太息仲張顧自若也夫
是非之際人所難忘使他人處此必且憤懣不平上
書自白卽不然亦感慨牢騷悲天憫人以吐其幽憂
沈鬱之氣而仲張樽酒賦詩始終無一言嗟呼其難
也已今試讀其詩入 都以前流連景物類乎風被
薦以後春容應制近乎頌自桂吏議不復多作詩間
有吟咏蕭然遠寄有小雅之遺焉然則未知仲張之
爲人當讀仲張之爲詩詩可以觀信矣韓昌黎曰凡

物不得其平則鳴余謂天下原無不平人自不能平
耳苟窮愁拂抑之來而皆以平心處之豈有難遣者
仲張旣舉進士復以文學徵今雖扁舟南返無愚溪
嶺海懷鄉去國之悲而又得優游田園以奉其親東
海之濱所爲寄其筆墨者較坡公當必更適而豈與
柳州較生乎哉 國家需人甚亟以仲張之才宜無
不可者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詩曰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仲張生平出處早于詩信之咄咄書空吾知
其有所不屑也

橋西草堂唱和詩序

古今唱和詩多矣一唱則衆和此唱則彼和大抵才必相敵境必相等然使才與境同矣而性情有未合其詩未必工也雖工亦不傳是故金谷蘭亭無論已後此若裴王若元白若秦劉皮陸或共侍朝廊或偕游丘壑有唱必和若出一手此豈偶然哉交以專而篤性情亦以習而深也余僑居錢唐諸君子詩文贈答極一時之盛而所見性情之合無若丁顧二君者二君負雋才同生世胄而安淡泊處境又同故無論平昔契好卽此草堂一集江雨欲來秋花滿砌聯牀

促膝斗酒詩成其性情詎相遠乎然而素涵之詩靜以愉嚮中之詩婉而多感何也蓋素涵忘世緣物寫意絕無蕭騷不平之鳴嚮中年少方馳騁而顧困於病撫今弔古一往思深要其所寄一也余前過嚮中留飲橋西草堂招素涵以疾未至悵然者久之今讀二君詩始嘆向猶未值素涵耳使傳觴共酌其爲唱和當不俟風雨夜話時余旅人草草聽擊鉢豪吟惟應從壁上觀矣然則二君之詩傳謂錢唐有丁顧比之裴王元白諸公倡余和汝豈偶然者哉

龐雪崖詩序

戊午冬余以辟舉候 召試與清苑陳藹公論詩藹公負奇少許可獨稱任丘龐君雪崖藹公之言曰今天下詩學敝極矣龐君文而不縛質而不俚有風人之遺焉且性謙退善下進之當不止於是余聞心識之今年春與君同 試體仁閣自是數相過從貌清弱恂恂若不勝衣每朝會儕輩雜處驩笑獨瞑目默坐若不欲多與人事者余意文如其人乃讀叢碧堂新詩高古澹朴一往輒有真氣其野雞尖鹽池諸章奇峭激壯有絕近杜甫者然則形質固不可論人文

而不縟質而不俚惟君能爲之亦惟藹公能言之未
可與今之學詩者道也吾聞任丘當南北之衝濱滄
海枕滹沱土高氣厚代多奇人家丞祭酒兩邢君後
高達夫劉文房皆以詩名中盛間今大雅不作久矣
積衰之後必將復興中條鬲津之間有繼高劉而起
者其在龐君乎惜藹公歸不獲貰酒慈仁松下出君
新詩與之快賞共晨夕也雖然藹公今之奇士嘗貽
予書生平從不耳食非目見不肯心折獨於余恨相
見之晚又云不樂爲無關係文字夫君與藹公交久
度非耳食可知今天下習爲酬應文體卑褻求所謂
關係之文蓋少矣君之詩出乎性情止乎禮義承明
金馬著述之庭不朽盛事豈止五七言已哉君索余
序其詩因以藹公之言告之謙退善下真有不止於
是者寄語藹公余不能測其所至矣

顧向中詩序

余序橋西草堂唱和詩而知向中之婉而多感也韓昌黎曰歡愉之辭難工窮愁之言易好夫詩必待窮愁而後工則是金谷蘭亭必盡幽憂憤鬱之士而曹陸王謝皆不可與言詩矣昌黎之言非謂能詩者盡窮愁也蓋人幸值宴安父母俱存疾疢不作樽酒賦詩亦其常耳若夫窮愁之士其歷境也艱其積慮也遠蕭騷不平之感觸緒而動詩卽工工卽傳矣向中非窮士也而所見愁困之境無若向中者向中八歲失怙恃鞠於王父母年十二王父母復相繼沒焚焚

孤兒何以自立乃向中少負才內綜米鹽外通賓客
卽結襦納采之事皆身謀之長而有子方期馳騁文
場展其生平鬱積之氣而忽遘奇疾纏綿於藥餌者
十餘年夫孤如令伯病如長卿古今傳之然困苦難
堪有若向中者乎宜其言之婉而多感也向中意氣
豪爽所交皆一時名士新詩高邁不羣余尤喜其秋
興諸章寄托高遠不獨追步少陵卽以合乎小雅怨
誹不怒之義蓋亦無媿然則向中之詩之工實從閱
歷中得之宜其言之婉而多感也向中刻其詩屬余
序因書此告之夫素位之義隨遇而安非必盡窮愁

也君今者有田廬可以自給有子可以自娛有良朋
詩酒可以自樂回視二十年前恍如夢寐詩曰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繼自今馴至于溫柔敦厚可矣蕭騷
不平非詩人之正也向中曰然嚮謂君知我耳今乃
有以益我微君何從聞此言乎然而言之有餘感矣

毛允大燕游詩序

山川名勝待人而傳非人之能傳之也因乎其時焉
時而速也一日江陵馬常七百里詎非快事然或日
月淹留舟車阻滯洞庭之風彭蠡之雨常有不能自
必之處夫地既待人以傳而人又必需時以遇使時
會不相值不且重負山水哉故山水之勝以時遇尤
以才傳毛君允大遊京師自發里門至入都阻兵
阻風舟居六十餘日蓋已久矣在他人處此索索都
無生氣而允大登金山弔蕪城沂黃河觀魯連射書
臺憑眺太白酒樓一丘一壑一觴一詠皆有蕭然自



影像重复

適之意觀其詩章意致高遠覺停舟寂寞時反若因
遲廻以暢其幽異然則地無論遠近時無問遲速才
人固無不可也允大天才敏麗詞賦詩歌滔滔不可
窮止尊人穎思君與余共筆墨最久穎思文章有奇
氣允大繼之人比之眉山父子今

天子詔舉文學之士允大名列薦剡子虛上林且優
爲之丘壑之觴詠何足與較遲速哉余嘆允大之才
能使山川生色因書數言以序其首

毛允大燕游詩序

山川名勝待人而傳非人之能傳之也因乎其時焉
時而速也一日江陵馬當七百里詎非快事然或日
月淹留舟車阻滯洞庭之風彭蠡之雨常有不能自
必之處夫地既待人以傳而人又必需時以遇使時
會不相值不且重負山水哉故山水之勝以時遇尤
以才傳毛君允大遊京師自發里門至入都阻兵
阻風舟居六十餘日蓋已久矣在他人處此索索都
無生氣而允大登金山弔蕪城沂黃河觀魯連射書
臺憑眺太白酒樓一丘一壑一觴一詠皆有蕭然自

適之意觀其詩章意致高遠覺停舟寂寞時反若因
遲迴以暢其幽異然則地無論遠近時無問遲速才
人固無不可也允大天才敏麗詞賦詩歌滔滔不可
窮止尊人穎思君與余共筆墨最久穎思文章有奇
氣允大繼之人比之眉山父子今
天子詔舉文學之士允大名列薦剡子虛上林且優
爲之丘壑之觴詠何足與較遲速哉余嘆允大之才
能使山川生色因書數言以序其首

羅魯峯詩序

三百篇楚獨無風而江漢士女之歌吟散見於二南
非必屈宋始爲騷賦祖也李唐詩人如杜審言孟浩
然皮日休皆楚產而子美起襄陽遂爲千古風雅之
冠盛已有明三百年中李賓之吳明卿主持壇坫隆
萬以後天下之詩一變於公安再變於竟陵雖矯枉
過甚所尚各有不同譬之終日厭甘肥一旦與之啜
茗烹泉未有不快然喜者詩固不可無此一種也羅
君魯峯生漢陽本二南之遺風以詩名楚者二十年
庚申舉明經北上余遇之長安邸舍握手如平生歡

癸亥夏再來京師以詩屬余序余適病怔忡危甚不能應稍間卽奉使蜀之命力疾西行君過余爲別約以臘月待於漢上是時方立秋比竣事還過楚而晴川芳草已青矣君飲余鏡堂旋同遊洪山登黃鶴樓往復唱和得盡讀所爲詩歌高睨濶步居然楚風而爾雅溫文風流蘊藉猶不失二南遺意於楚材中當是李吳二公一流又無問公安竟陵矣數十年前楚人主持風會一時之見遂與氣運相盛衰大抵豪放蕭颯之意多而溫柔敦厚之致少夫衰極則必盛天子好學右文賢士大夫皆無不風雅自任以楚詩

爭衡海內其將在羅君乎君不得志於有司將復入京師夫京師風氣之所聚也一時賢士大夫又皆知君且有與君善者試以此質之或以余言爲不謬也

程兼三詩序

天子勤學好文詔公卿百執事舉博學宏辭之士一時徵書徧海內士之能詩文者莫不待詔闕下於時新安程君兼三遊京師哀然舉首余從江君辰六得觀其所爲文顧旅居咫尺未相識也一日介朱君纘菴以其詩屬余論定而爲之序余遜謝久之朱君貽書引輪囷離奇就正繩尺爲喻而責以古人贈言君子切劘之義嗟乎朱君於程君好友也君之才度知之素矣亦何藉余言且君業以文學召出其所有何難使天下才人望而辟易顧乃抑然善下就拙工

而問繩尺哉朱君之言曰程君負才不偶所爲詩未嘗輕示人嘗讀子撰著輒嘆曰必如方子乃不媿作者今幸同薦辟故介余而以詩來請嗟乎余何敢望作者哉今之以召至者不少矣薦者稱其才受薦者亦競以才見孰肯退然若不足如君者然則君之虛懷誠不可及也雖然君之詩朱君旣知之矣而貽書敦迫以成其友且如此意君抑然善下固有以感之乎夫交道之衰久矣君才而能虛其志實未可量朱君不妒其能而又致諸同人以求合乎贈言切劘之義嗚呼又豈可易得哉

詹文夏詩序

余初不知詹孝廉文夏已未歲文夏與家兄雪岷同客西江余兄弟相別久未聞也今春蜀歸過武昌飲徐子星卽山樓讀其與文夏唱和詩向往久之繼偕諸君遊洪山從俞子掌天贈行冊讀文夏所爲七言古詩于是始真知黃州有詹孝廉矣越十日文夏訪余寓齋執手驩甚已復屬掌天索余序其詩余病久不能應然卒不欲辭蓋深有感於文夏之交誼至厚而詩遂因之以工也夫文夏與掌天傾蓋定交耳其與掌天別幾時矣掌天將遊滇亦已久矣文夏方客

江州相隔千餘里於此而澹漠置之亦何損於厚且使掌矢竟久漢卽繼綵無盡之意亦何由達乃文夏從笥中得其詩必反復屬和情見乎詞而掌天淹留鄂渚又若故遲其行以待文夏之來來而贈之以詩是有數存焉非偶然也從來賦物之旨難工言情之詞易入文夏朋友之情如此其詩豈有不工者哉然此猶近日題詠耳向時泛彭蠡濟潯陽匡廬栗里間裴回青衫司馬舊蹟所謂縱筆成詩者必多惜余行迫不及讀家兄方里居當亟往問之黃州有詩人如文夏吾兄旣與之遊而不吾告何也

鄧唐山集杜詩序

往見桐城鄧君集杜詩歎爲天工人巧俱絕今年謁選唐山令出所爲都門集杜詩索序屬詞此事愈出愈精不知其爲杜爲鄧君也夫古今人相去遠矣其性情言語不可強而同也取千百年以前之人之性情言語必欲使出於一人一時一事豈有合哉且夫少陵當日流離遷播齊魯秦蜀荆楚之間所爲得之於心而矢之於口者千四百五篇中前後旣非一致卽起少陵更爲之境易情移亦豈能悉獲其故乃君之工如此覺少陵偶然吟咏皆若預爲今日而設者

自非千四百五篇貫串於中固未易易也雖然君今
既作令矣千言僻壤簿書期會足煩令君者諒亦有
限從此集古今詩人之成性情言語當必無所不合
然吾所望於君不以此也少陵生平忠愛至以稷契
自比終老不遇姑寄其意於偶然吟咏之間彭衙石
濠新婚垂老諸篇惻然詩人遺意焉使其得一命而
用之必且有以自見今君縮符百里卽事簡民貧然
勞來教養未嘗不可以治天下之道治也少陵不過
而托之於言君卽其言而見之於事觀風問俗其爲
集杜也大矣於其行書此告之

健松齋集卷之三

遂安方象瑛涓仁著

序

王仲昭賦序

賦者敷陳之義其原蓋出於詩前世作者孫卿
猶有古詩之意宋玉以下馬班揚左以及潘陸徐
非不璀璨一時流聲金石然淫浮靡麗極矣唐人
賦取士由今觀之膚近都無餘蘊而名卿鉅公率出
此出蓋上以是求下以是應有固然者今天下尚制
舉義士之負才好文者詩詞而外間爲六朝小賦白

娛至於漢魏體製作者絕少豈真撰造遠遜古人蓋
唐宋以後山川地理人物事類名稱不古卽連篇累
牘終歸凡近然則包括宇宙綜覽萬物長卿所謂賦
心誠不可得而傳卽經緯宮商纂組成文亦豈易言
哉仲昭素負雋才所爲駢體衣被詞人者三十餘年
而古力單行復濤怒雲涌不可窮止客歲遊京師值
天子廣求文學仲昭名列薦剡所爲賡盛詩三百韻
高華流麗一時文人旣已跋而行之乃復殫其精力
爲瀛臺長白二賦夫禁苑之邃深豐沛之遙隔耳目
所未經傳聞或憂失實而仲昭顧纏纏言之聞其成

瀛臺以三日長白五日同人從旁觀之落紙揮毫在
呼獨絕昔左太冲賦三都牆溷皆著筆硯猶且積之
十年仲昭顧敏麗若此豈今人之才固勝古人耶吾
誠不能測其所至然而敷陳盛美蓋已極矣雖然仲
昭之爲此非必鋪張揚厲與古人爭工拙也其相
如奏大人賦武帝讀之飄飄有凌雲之氣至然不與
此人同時而杜甫進三大禮賦乃不得與清平三調
同受寵遇文章似有幸有不幸今仲昭坎壈數奇願
類子美而侍中之薦已幸比文園而
聖天子徵書徧海內研京練都仰副側席者將接

而進鼓吹休明其以此爲嚆矢也哉余需次一官經年苦未能就窮愁寂寞日與病俱仲昭顧屬余序曰非子寧不載片字夫三都紙貴必假皇甫昭顧眄自喜復何藉余言乎三復斯文蓋不而興矣

陸冠周詩序

西陵閶闔之盛首推陸氏余自與紫躔左城同補弟子員榜發爲亂所驅未得謀面卽知有景宣鯤庭兩先生然未識其人也丁未之春梯霞評余闡牘雅相推獎心嚮往之距今又八九年矣去冬携家武林大行殉節已久景宣先生亦超然於外梯霞過余寓兩報謁皆不值左城遠客武昌拒石復避地河渚每念聞聲數十年皆不得一數晨夕可嘆也春初過徐子武令始得識冠周冠周則景宣令嗣而鯤庭諸公猶子也世其家學文名藉藉吳越間所著詩鈔根抵漢

魏變化三唐其高遠古秀在筆墨之外較之雲間家學似爲勝之余嘗嘆閥閱之家非徒門第相高也膏粱純袴無論已卽使簪紱盈庭而書卷之氣不深終非俊物安得風雅相承人人有集如陸氏者乎余喜冠周之才克世其家而又慨景宣諸先生終身不得一見梯霞左城遼遠不可親見冠周卽如見諸先生焉若冠周年未強仕出其神力學問將不難追踪古人東吳家世又豈獨以詩名天下已哉

和陶飲酒詩序

人無日不在經營計慮中獨至飲酒頽然自放之際其性反一往而真故真氣不死於醉時留之屈平曰衆人皆醉我獨醒夫惟獨醒所以爲左徒也使其沈酣永日豈至行吟憔悴哉然而劉伶之荷鍤畢卓之抱甕李白之捧硯脫鞵一時興會古今以爲美譚倘時時效之人人爲之名教中幾無樂地矣何者醉則真擬卽假也後世好言擬古無論折巾墮馬卽醉中之言亦往往倣之如陶令飲酒諸詩折腰歸去把菊東籬天下事皆托之於酒度非僅沉湎麴蘖者當日

之胸中人且不得其故何易言飲酒哉不得其意而猶襲其言吾不知何解也李子涓清示余渠丘周君和陶飲酒詩余未識周君意必屣視塵俗忼慨不平或有托而逃焉者乃周君方需次爲令視淵明束帶見督郵時且復有待而顧取其言規規求合倘亦有不得於中者耶今觀其詩忽而求仙忽而學道忽而懷古忽而憫時忽而自憤自解覺意有所托時不必盡飲飲不必盡醺一達其胸中之所有而絕無規倣古人之意其六章有曰劉伶醉非真阮籍狂豈是真善飲酒者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吾安得中

山千日之藏與醉鄉諸公痛飲畢生平哉周君刻其詩介李子屬余爲序因廣其意如此李子曰周君自道其真固然矣子非周君又烏知周君之意乎余笑而不應姑與之飲酒

龍二爲西湖雜詠序

至杭必遊西湖湖遊必有詩固已大率遊不厭喧詩不厭熟夫西湖山遠水秀自與人相遇於性情之間乃徒以習見習聞應之無怪乎畫舫笙歌分題賡和而山水之性情不屬也望江龍君二爲卓犖負奇別且十年矣今夏來湖上余索所爲近詩君歎曰吾遊西湖屢矣不賦詩無以謝山水必爲詩又無如此習見習聞何也吾當俟吾性情之所至耳余深服其言蓋余生平游歷輒多紙墨惟聖湖咫尺未嘗出一語意正謂此乃君遍歷名勝兩湖三竺悠然其懷卽斷

碣荒祠亦莫不憑弔徘徊信宿忘返旬日中得詩詞四十餘首境必搜奇語多創闢蓋自是湖山始得佳客矣余因思天下游人決不可無才才之大者卽事寫心每出于見聞之外卽習見習聞者入其中亦不難變砂礫爲金液人患才少子患才多吾于君信之矣雖然西湖秀絕寰中二爲才確江表其性情相感發宜也乃讀其詩若有慷慨中來不能自己者何哉夫深心斯世人其志原別有所寄耳目之所及忽不禁而遇之于詩然則君自言之亦惟君自知之非習見習聞所能道也

仲兒雪岷蓮漪吟草序

余兄弟幼服先大父家訓經傳而外稍涉詞章之學十年來同燈共研一堂之中自相師友實有天幸焉伯氏高亮出沈宋仲氏警秀學鮑庾余少宗澹遠近喜聲華爲變愈多茫無定體未嘗不嘆兩兄之卓立也甲午長兄刻泚園偶吟余亦謬爲秋琴之舉二兄自越吟諸章外概未授梓夫自戊子迄今馬首南北蓋亦久經閱歷矣憑弔山川抒情寫志積之旣多而存之愈慎夫不欲輕刻詩所以善其詩也今年秋始以詩行余思吾三人向皆菰蘆中倡和耳吾兄幸舉

進士高等行且出而治民無帖括章句腐其才無窮
通遇合休其志無寒暑課校挫其氣無車馬風塵瘁
其身心由是而詩焉託根漢魏取材三唐變化于有
明諸大家吾何能測其所至哉抑聞之詩以道性情
而君民之間性情所由見也瓜壺告主毳裘哀時杜
拾遺石濠之篇元道州春陵之句若有休戚肥瘠在
其字裏吾兄試一諷咏焉風人之志非僅吟花賦月
已也余所爲序兄詩者如此

韓醉白詩序

詩以道性情也。至性所感一往而真。無論末流澆薄
不足累其生平。卽聲氣文章亦無所用。而纏綿篤摯
獨以其意孤行。天地之間發爲詩歌。亦遂高遠深厚
使人不敢以詩人目之。故不知其人。視其詩而欲知
其詩。又當視其人。韓子醉白在江都。得詩名最早。意
必風流蘊藉。江淮間一詩人耳。甲子醉白來京師。余
適病甚。不得見。聞其呼酒豪游。悲歌忼慨。于朋友患
難之際。不避生死。晝則流涕相歎。夜歸經營其家事。
一時義聲傾動長安。中余竊嘆。今天下安得有是人。

亟往訪之而醉白已扁舟歸矣今年就醫錢塘醉白亦在湖上握手論心真不難出肺肝相示夫余特傾蓋定交耳而纏綿篤摯已如此其惓惓故交自非徒文章聲氣之末也今天下朋友道喪久矣常時樽酒論文賦詩結社歡洽不啻若兄弟一旦緩急閉戶搖手莫敢出一語甚或傾軋翻覆棄之如遺此其爲人視醉白爲何如哉吾聞醉白少孤尊人文適先生當城破時一門盡節母夫人以醉白託老嫗得不死嫗歿爲持服盡哀夫忠臣孝子高義之士皆至性之所發也醉白不忍死其親卽不忍薄其嫗又豈肯漠然棄絕重負朋友乎使天下之人皆醉白谷風可不作矣試取其詩讀之發乎性情止乎禮義高遠深厚皆有纏綿篤摯之意以持之其人傳其詩之傳益無疑徒以詩人目之嗚呼豈知醉白者哉

吟圃詩序

粵自桐峯文梓以還晨露卿雲而後音律肇于蘇李
倡和極于曹劉風雲月露之詞競數陰何庾鮑圭璧
琳瑯之製爭稱沈宋王楊太白仙人始創奇于采石
少陵詩史特表望于浣花正聲已遠繁響漸多昌谷
携囊鬼琢王孫之句幽隄緘怨人傳浪子之名小杜
之雋氣雲流短李之精思綺合于吟咏固稱別調較
大雅殊媿元音詩學寢衰唐風乍謝宋儒律參訓詁
不無豆重榆瞑之疑元人譜叶宮商空歌花落鴉啼
之曲有明纘舊夙習重新青田義烏闢荆榛于詞苑

信陽北地霸鐘鼓于騷壇要以法極四深體全九準
珠璣滿斛何難長價于雞林冰玉爲心當使滌毫于
雪椀欲兼厥美實罕其倫吾友經傳奕葉幟樹一時
髫鬣受書羣誇王粲弱齡蜚采座擬禰衡侈博物于
文江萃珍奇于學海况復翡翠筆牀時親斐几琉璃
研匣屢續蘭膏交遊盡墨客吟儔登覽徧枝峯蔓壑
故其新篇芍藥舊製葡萄不必借彩鳳于羅含受毫
鸞于郭璞固非灞橋覓句得擬其淵渟醋甕苦吟足
方其警捷也僕才無揚鳳夢少江花一徑松濤恰笑
窺園董子半牕簫火漫擬閉戶潛夫竊從吮墨之餘
謬測諧聲之始上邪天馬意取調歌杯槃拂鳩詞堪
節舞無論齊梁漢魏迨夫唐宋元明惟觸境以成篇
斯會心其不遠欣茲珠玉近出金蘭盥薔薇之露拜
手下風焚玉蕤之香傾心上乘允宜裝之錦軸麗以
縹囊擲地作金石之聲發筭睹雲霞之氣揚今抑古
我實慙于風人結采含華君何慚乎作者

毛行九詩序

吾師相國益都先生好賢下士先後館西軒者皆海
內名流最後爲毘陵毛子行九先生旣以清靜輔治
門無雜賓又好吟咏退食之暇正襟危坐行九晤
其旁書卷外無一言及他事花辰雪夜置酒南窓或
招致及門文學之士徧遊名園觴飲萬柳堂分題限
韻毛子輒擊鉢先成以是先生雅重之嘗謂余曰行
九文行卓卓度非長貧賤者蓋先生之待行九與行
九之所以受知先生者如此使行九側身相門日招
搖不稍休滿坐豪吟獨無以自見先生亦何取于行

九而禮遇之然則觀人於其所主行九之生平概可見矣行九年少負雋才所爲制舉業魁壘中尺度其詩清新秀逸有唐人風夏中出翰香閣詩屬余序余適病且行九方有事秋闈出其魁壘拔出之才當不難得志有司乃榜發則又報罷矣嗟乎才如行九顧憂貧賤耶抑遇合有時未可以得失論也昔曾子固名未立歐公爲之延譽謂曾生之業大者固已魁壘其小者亦可以申尺度而有司棄之子固歸爲文贈行夫士生斯世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歐公於子固倦倦若此而子固卒亦以功名顯今行九之才卽未知何如子固而先生今之歐陽也數年知遇視古人爲過之亦何必以一時得失爲戚戚哉吾聞行九不得志將省親延平夫鐔州之津雷煥劍飛處也行九遊其地斗酒詩成將與豐城劍氣相輝映遙望東南見甌閩之墟有寶光熊熊觸牛女而直上者必毛子之詩也於其行書此爲序

胡樞部詩序

自韓退之歐陽永叔論詩謂必窮而後工於是世之言詩者遂以詩爲幽憂窮苦言愁遣憤之作夫使詩必窮始工則是三百篇後定推郊島而王謝機雲皆不可與言風雅矣唐人如張燕公高達夫入叅侍從出領節旄其詩高邁雄偉絕非寒儉可擬蓋窮愁之士恫鬱無聊發爲詩歌使人可悲可涕若夫履豐席腴耳不聞淒楚之音目不覩儉僿之氣適境怡情往往引入入勝詩固因乎其遇未可一概論也山陰胡君智修生長華閩周歷諸曹無紈袴綺靡之習所著

谷園詩一時名流歎爲秀絕頂奉簡書備兵寧夏天子念君文人不欲煩以邊事復留佐中樞君優游暇豫登臨讌賞之會與二三僚友樽酒賦詩其適境怡情豈郊島所能望哉然後知詩之工拙存乎其人因乎其遇固未可以窮達論也前明三百年間李獻吉王元美皆起家郎署振興詩教一時倡和之盛稱前後七才子今諸君子政事之暇多以詩自豪君周旋其間登臨讌賞所爲助其詩思者當必更勝願亟以寄我使天下言詩者知閥閱家學有元本郊寒島瘦輩不得藉口韓歐之論輕議天下詩人也

陳平樂集唐序

余將去武昌過羅子魯峯爲別得值黃陂陳君義臣酒半出所爲集唐詩余披讀良久不覺慨然嘆興曰昌黎有言歡愉之詞難工窮愁之言易好信然哉當君舉進士司理南陽是時天下承平服官循職無所爲幽憂淒惻之音也迨補令平樂瘴雨蠻烟已不能無萬里投荒之感乃不數年而逆帥叛矣平樂距桂林近明末喪亂之餘人民稀少公私無餘畜君與邑人袁進士密山誓衆守積四十餘日揀援不至賊遣兵來攻守將以城降君倉皇棄妻子間行走梧州乞

師制府憐之爲聞於朝

上念其勞下部議事平優敘於是君馳驅軍旅凡數
歲大兵平粵西議補懷集令又令署梧州郡丞君以
親老辭歸嗟乎君之棄家請師也視申包胥南霽雲
何異哉然謀同築舍孤城陷亡愛妾孤兒十數口皆
隕於賊可謂悲矣君泣血從戎幽憂凄惻一寄之於
詩蓋藉古人之韻語寫萬里之悲哀猿嘯鵲啼一字
一淚而屬辭比事出乎自然若李唐數百年之人之
詩適爲君今日而作者卽君亦不自知其何以工也
向使優游太平卽淹貫風雅亦豈能慷慨動人若此
哉然則窮愁易工皆古今忠臣孝子幽憂凄惻不得
已之所爲也余雖未習君然與密山同鄉舉平樂之
陷密山出萬死迎王師且結義勇具芻糗以待
天子異之特超授九列間關荼苦在密山可無憾君
崎嶇患難久卒未能邀格外之賞遇固有幸有不幸
哉余旣歎君之忘家報國得人臣之大義而兵戈擾
攘中組織全唐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有風人遺意因
序而歸之君今者蓋無意功名矣詩酒之暇回憶當
年宛如夢寐取此集觀之得無恍然自失也哉

秋水堂詩序

制義與詩異道乎文以趨時詩以言志故能文者不必詩善詩者不必文也然詩與制義竟異道乎文取達聖賢之蘊詩亦原本風雅益人性情故長於文者無勿詩工於詩者無勿文也雖然難言之蓋自制科以時藝取士父授師傳必以此爲青紫之資詩騷詞賦稗莠視之曰吾他日得志工此無難耳至問其所以爲詩則茫無所解而世之自命爲詩人者又輒高自矜許唾棄一切見夫綴葺爲時文者鄙之若浮瓜斷梗於是彼此相傾漫然不知所合嗟夫制義之行

幾百年矣守溪荆川爲舉業宗匠其詩高渾有唐人
風明詩雅李空同而所爲制舉業哀然大家徒守偏
勝之見而不深原其所合豈通論哉蔣君波澄以制
舉義名於時所選持義精嚴意殫心此中或未能殫
及風雅乃觀所爲詩分長備體駸駸乎風人之遺余
謂君亟出問世俾海內挹慕流風視君所論定之文
以移易天下之風尚讀君之詩以導揚一世之性情
因文以傳其詩復因詩以傳其文合王唐北地爲一
人無難矣何者畸之則分原之則合通於詩文之蘊
者初無異道也

鄭生詩序

昔夫子論詩興觀羣怨極於事父事君夫詩三百篇
皆古忠臣孝子所爲作也忠孝之外別無所謂興觀
羣怨呶呶致思几筵生感以至聚居獨處歡愉怫鬱
皆有纏綿悱惻之意使人讀其詩想見其人蓋非徒
鳥獸草木工吟咏已也鄭生懋嘉年少負雋才余識
其文闡中藹然忠孝之旨顧未嘗以詩名及罷春官
遂肆力於詩歌樂府古詞卽寄予數詩駸駸乎唐人
風格余竊歎生年未三十銳意詩文如此其進當無
已時也乃披其全帙一吟一咏皆有纏綿悱惻之意

蓋自其大父水部公初休園以詩文自娛尊人侍御
公繼之文行藉藉朝野間兩公既卽世生孤幼所謂
園亭竹樹幾鞠同茂草矣今年始加整葺與二三同
志唱酬其中於是休園之盛復倍於前日嗟平方水
部公初休園時豈僅園亭竹樹後遊觀資觴咏已哉
蓋將使後人世守之無忘先業也使子若孫不能光
大而式廓之雖園亭竹樹無恙於祖若父無與乃生
之不忘其先已如此吾嘗登蕪城眺望隋堤竹西諸
勝所謂歌樓舞榭已荒草逃離無復向時名勝而鄭
氏休園獨鬱然不改其舊盛衰興廢之數固有待人

而持之者歟雖然水部父子既並祀瞽宗其名德昭
然在人耳目實有不止於是者生能益光大而式廓
之忠孝所感較園亭竹樹當必更切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嗚呼可不量
哉

駱叔夜詩序

山陰駱君叔夜與家兄雪岷同舉明經文章聲氣重
一時爲余序秋琴閣詩今且三十年矣君兩宰巖邑
輒縈吏議家兄李荊州補令合肥亦以詿誤去余嘗
與家兄論舊事輒嘆君之才何難俯拾一第卽不得
已小試爲縣令通敏強幹亦何難遽致通顯乃幽憂
怫鬱放廢以老可歎也乃君意致豪邁絕無愴戚可
憐之色縱橫忼慨益發之於詩戊午春 詔舉博學
鴻辭之士海內名流與君同敦槃者皆應 召闕下
鄙陋如余亦得廁名諸君子後竊意徵書下兩浙當

無踰君者乃毛君大可來則君已被薦一上書辭旋報罷矣嗟乎制科之不復舉久矣

天子稽古右文士之淪落不偶者皆得以文詞被知遇此真君見才之日乃君舉於有司而不得入告家兄既上名於朝而部議以停罷不行升沉得失何前後若一轍哉君之意蓋曰吾窮愁放廢由不能隨俗俯仰今老矣奈何俛首求人然則君於此誠有隱然不欲言者人爲之要非人之能爲之也今君放遊過京師病且日甚而言論丰采不減三十年時其詩識愈高格愈老才氣益奔放而雄渾雖蕭騷不平之中

風流蘊藉有詩人遺意幽憂怫鬱所得於詩者如此宜其千巖萬壑放然而不顧也嗟乎人情何常之有伏居呶唔望一官如在天上迨閱歷其中束縛周旋未有不索然味盡者君閱歷此中多矣今扁舟吳越樽酒賦詩視余輩碌碌晨夕委頓不復成一字其所得何如乎斯時卽虛一席待君吾知其有所不屑已君自題其詩乃曰悼日月之已老痛白首之無成得無尚有未達也哉

葉柳州贈言偶存序

臨海葉君修卜集其數十年來友朋贈答之章與夫
宦轍所經大夫士庶之歌咏總而名之曰贈言偶存
夫聲氣之同非僅樂交游侈耳目已也朋友之合以
道士庶之感以心道不足以孚乎人則雖交滿天下
意氣勢利之私於性情何與心不足以感召乎隱微
節兩岐五袴之歌日至於前而自顧多慚君子以為
其厚殆甚故觀人者於其言聽其言也而人之生平
概可見矣君鍾石梁華頂之奇為諸生卽以文章名
敦業之好無不知有葉君者自筮仕迄今益務為廷

橈書扁舟西湖縱遊大江南北賦詩載酒一時名流
又無事樂有葉君者令潛江守郴州皆以政事稱楚
之士大夫類能言之讀投贈諸章何入人之深也嗟
乎古道不復存久矣向使道不足以孚人而心不足
以相感召卽言人人殊亦何能各極其情有如此哉
然則君之所以致於人與人之所以樂致於君者蓋
可知已君性至孝年未艾投牒奉母夫人歸養前年
春詔舉博學鴻辭復以親老辭謝夫孝百行之首也
君行成於門內又如此吾知家庭聚順之際道愈尊
心愈篤所以致於人者當亦愈切安車蒲輪豈必舍
此而他求哉余與君交幾二十年長君天士從余遊
知君最深天士倅廬江奉君手書屬余序因舉此歸
之天士年少克世其家試取是編反復焉曉然於我
之所以致於人與人之樂致於我者皆非偶然而合
則凡出身加民獲上信友之故取之庭訓有餘矣

徐武令碎琴詞序

余嘗次武令百和詩有笑指星光學月光之句蓋以
 武令多情祗緣中饋蚤虛代供甘旨哀淑配而美新
 姬正以重武令毛子稚黃以為善立言然將繼比素
 未知武令多情果何屬也一日過武令出碎琴詞示
 余其音婁切使人不忍竟讀始信余言不謬而武令
 之信有情也夫伉儷之悲不必房幃私昵也其人之
 賢之美實足留連感慕乎人心即鼓盆而歌終為矯
 情物外唐文皇英武尊貴猶入官嘆失一良友何況
 苟奉倩潘安仁哉武令始賦碎琴詞以寄其歎白分

以之慟而復索各人百和詩以寫其錦衾角枕之歡
今試取其詞讀之或觸境以興懷或緣物而託意不
必皆出于悼亡而一往情深無非悲感覺正字碎琴
軒軒豪舉武令碎琴聲哀絃絕有百和愈不可以無
碎琴焉若徒以三韻百篇侈其綺麗柔音曼調不且
令蘋蘩主婦死痛靡蕪哉雖然鍾情之極哀樂皆能
傷人武令旣憾無少君之術致影燈前而百非其珠
文縈繞心曲而不能遣吾恐武令將不勝情矣稚黃
子謂情癡無關名教盍爲武令謀之

諸虎男茗柯詞序

數十年來詞學盛於西陵余所見諸賢製作莫不人
擅蘇辛家工周柳其未經寓目者不知柳浪新聲更
何若也諸子虎男詞名最久諸公間共推挹余嘗出
北郭訪之舟楫未便悵然中返櫂日虎男過余出茗
柯詞相示憶余壬辰癸巳間雅尚詩餘每當鳥語花
明時輒題小令數闕家仲氏倚而和之邇年車馬勞
勞無復草堂筆墨虎男顧向余索序辟之二八麗人
新妝炫服見者將鬚乃復詣過時老嫗問嫁衣裳豈
不令人笑絕邪虎男詞娟秀流麗中時具清挺之致

曉風殘月固自靡靡動人即使鐵板按歌亦復慷慨淋漓唾壺欲缺虎男之才真無所不有矣聞虎男下榻富春杯酒凭江臨風酬唱西望子陵釣臺東盡浙水海門之勝宜其才情與繡嶺龕山相映發也余誠不足序虎男即使嚼梅花盃薇露讀之豈足當旗亭老樂工哉

毛會侯詩餘序

往與會侯讀書語石山書卷而外間作小令自娛家仲兄倚而和之會侯不屑也十年來都已廢棄而會侯歸自漢中避寇居城西始好爲草堂花間之學由至西陵與諸少年相酬唱纍纍成帙今別又一年矣會侯補令浚儀詞益工貽書京師索余序夫詩無所謂餘也正聲焉爾陸機曰詩緣情而綺靡於是言詩者以綺靡爲尚而風雅之正亡矣梁陳而下遞變爲詞曲纖巧淫哇雅音盡失夫詩所以言情也溫柔敦厚之教息而徒取綺靡之餘相侈其害於詩何如哉

公卿士庶無人不詞登臨讌別無事不詞詞之盛且較詩而倍吾不知其何解也會侯文尚道逸力洗近世膚僞之習年來相切劘久矣今官中州吾意政事之暇求唐魏之遺音放鄭衛之繁響陳詩歌風粹然一出於正顧亦靡靡焉好之何也豈文人固無不可耶抑舉世相尚有不能已者耶吾嘗讀廬陵眉山集其文古宕雄偉政治品行復卓越今古宜與綺靡之好若不相習今觀其詞柔情曼調有不可概論者蓋兩公才大思深以其大者正用于文章政治品行之間而復出其餘以研情而寫致非專取綺靡爲尚也使必以詞重兩公豈知兩公者哉會侯學爲歐蘇之文故以此質之雖然詞者詩之餘也會侯之詞又會侯之文之餘也會侯有餘閒不他用而用之於詞其猶情之正也夫

俞季瑛玉麈詞鈔序

余僑居武林一時名流皆得握手論交歡然如故舊然相距率十餘里近或數里求與共晨夕者甚少每讀南村卜居之詩悵惘久之間語王子丹麓王子曰君寓左陳際叔先生西陵耆宿也俞季瑛兄弟年少工詩文君出郭求友顧近而失之邪余聞之懼然于是造其廬定交焉陳先生又遠館柴氏惟季瑛得時時過從季瑛家貧善讀書與兄璩伯齊名詩古文辭皆能超出儕輩所著玉麈詞風期秀上兼蘇辛周柳之長余尤喜其論文卓絕有宿師碩儒所未及者陳

先生亦曰里中無足與語非季琛兄弟吾寧閉戶臥耳其爲前輩引重如此顧年近三十數奇不偶每掩卷遐思慷慨若不能已余輒慰解之夫以季琛之才卽草堂花間已引人入勝使疑神息志求盡古人之無窮豈長貧賤者爲報丹麓微君言幾失吾季琛哉

披雲閣詩餘序

余自甲午以後不復留心詩餘者三十餘年矣間爲西陵諸君作詞序輒笑過時老嫗爲人作嫁衣裳未免顧影自媿客冬過新安從汪吏部坐中得識汪子紫滄少年端整不見有風流可喜之色酒半出吾友毛子會侯所評詩餘一冊風華流麗神采動人心竊怪之端人正士又復妖媚如是才人真未易測耶陸士衡曰詩緣情而綺靡夫綺靡之情流爲詩餘柔聲曼調似非端人正士所尚然曼元獻歐陽永叔諸公生平豎立剛方俊偉而所著詩餘溫雅蘊藉乃知深

情勁氣正不相妨不必文如其人也顧毛子論紫滄
詞謂醋類辛稼軒其引義規調亦就稼軒爲比夫以
紫滄之才出其緒餘何難兼蘇辛別標而有之而毛
子顧獨舉稼軒蓋稼軒體氣高邁顧眄奕奕學之而
似固不失爲雄豪學之苟未似將流爲粗率君子贈
人以言所謂取其所長當去其所短耶然則紫滄既
盡其虛毛子復盡其直余更何以序紫滄哉亦卽毛
子之告紫滄者序紫滄之詞而已知

若韓姪制義序

吾家系出漢駮侯儲河南之宗蔓衍天下睦郡諸派
則出唐處士干非如他族一姓數望不可聚而同也
瀛山之麓考亭詹體仁講學處遺迹存焉先世比部
新會兩公後先振起若韓承家世之貽早歲以穎敏
稱爲文高邁有奇氣一時推服謂光大前烈無疑矣
若韓顧精心學業與里中少俊論文語石之山語石
巖壑幽異予兄弟暨諸同學分窓課藝之所也若韓
旣負才杰出而復簡練爲揣摩間以其餘肆力於詩
歌駢偶論議之學莫不擷華六代取長八家雄文麗

漢蓋兼而有之今秋舉賢書主司重其才獎借特至
夫士患學未至耳當若韓閉戶讀書足不出里閉客
秋之亂竄處山谷間流離遷播不可言狀亦豈意一
發而遇聲名見重於世如此哉今試取其文觀之靈
奇超忽如天馬馳驟不可羈捉或規行矩步如控良
驥遊康莊豪風正復奕奕闡策縱橫剴切至此諸買
董二蘇吾向謂每變益上文人無不可耳不知其通
達國體洞中機要遂至此也余喜若韓之才克亢吾
宗行且大用於天下故序其稿而樂告之若懼勉乎
哉士所當爲尚不止此也

馬巖冲制義序

文章遇合詎偶然哉蓋凡負才積學之士每不屑隨
世俯仰其性情所發自孤行天地之間然而識者常
苦少當其澹然相遭穆然不見可喜則見爲非所好
而忽之矣感召未深驟而快之旋且置之矣卽不然
而一人識之衆人未必好則又姑聽之矣其人之生
平究無與也故性情之文能使千百年必傳不能使
一時必遇惟作者精光靈氣繚繞楮墨間而識者之
心思深有以入之始而樂繼而思久乃不知其何以
不能忘者此則性情之合也余分校京闈自念生平

困頓由不能隨世俯仰幸膺簡命其敢輕視都人士顧操繩尺以衡人求其性情出拔無有也中秋日獲一卷磨折靈竒初不見其可喜余恐率易失之卷深思者彌日覺性情所發真有卽之愈深味之愈永者不禁狂呼嘆絕亟以第一人薦兩主司雖如稱賞顧以余執持過切頗疑之余聞憮然曰安有求真才而使人疑者乎於是詣聚奎堂引天日自誓且告主司曰兩君論文畿輔將取其負才積學乎抑姑覽世俯仰也今所見揣摩之業滿几案性情之發獨此卷耳夫人負才學而不我遇斯已矣旣識之而又姑

聽焉其實不忍兩君獨不爲天地惜才爲國家得士乎於是兩主司欣然曰君毋過激人能以性情爲文豈有私者凡八薦乃以第七人冠本房當是時余詞色俱厲同事皆爲太息榜發則桐城馬生也余不識生何如人吳戶部五崖張學士敦復詣余稱生不置口且曰得名士難得寒士更難君獨爲其難者余笑而謝之生名重江左積學數十年以不得志於有司就試京師曾大父冏卿公尊人樞部公皆以文章清直名其課子務絕時俗庸庸之習故生博學好古不肯與世俯仰然而坎坷拂鬱其食報於文章亦已

極矣向使生掇拾餘瀋人人得而知之度速化已久乃必以其性情之交孤行於天下雖歷困抑不稍易然非北遊京師或試京闈而不余遇卽遇余矣復澹漠聽之縱邀升斗之祿未知其生平何如也人之言曰作者難識者不易生之才之學則誠作者矣余顧何敢當識者哉

鄭懋嘉小題稿序

余旣序鄭生制義而生復出其小品問序余閱未竟不禁興嘆曰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器也然使悉露其穎則光芒盡矣生年少何盡見其才如此哉已復思之人惟無其才斯已耳有干莫之能而顧掩抑之其何以致用且光氣熊熊卽欲掩抑之不能也夫文固無分大小也古今至文孰若司馬子長余讀其傳志書表洋洋大篇而其敘戰陳燕會飲食言語諸細故莫不可笑可涕韓蘇垂世之文如山如河獲麟怪石諸作又何倣詭不測也然則制義雖小道其才與學

亦若是焉矣君家超宗先生蒐集名人小品爲文娛其間忠孝節烈至今凜凜有生氣小中見大生其庶幾乎吾聞之文章之道通於政事政之大者致君澤民兵農禮樂是已其小者亦必發一言行一事循分盡職要無負所用已耳生旣以其學發爲昌明博大之文而復出其才原情而寫意以此推之大而致君澤民兵農禮樂小而循分盡職一言一行皆足以致用可知也於此而必欲盡斂其光芒嗚呼何以別利器哉

偃亭禪師溪流文字序

儒者之道德性問學而已德性從天問學從人無二用也後世岐性學而二之於是有朱陸之分究之著書所以窮理主靜所以致知鷲湖鹿洞各是其傳而朱陸未嘗異同也佛法以頓漸立教頓之義因乎性漸之義近乎學誰謂語言文字便非西來大意乎故通其旨者不獨朱陸同原卽孔釋亦無異教也偃大師在儒而儒名在禪而禪悟方其博綜諸家聲馳海內則逸亭十集以禪心廣儒術不見其多及夫振錫吳越究極人天則溪流文字以儒理發禪機不疑其

少一披讀之覺就文字以觀大師與離文字以求大師俱有所勿受也今試進天下學子問之高者希心冥悟等著述爲駢枝卑者習持呶誦且不知五燈爲何義亦曾有學綜內外如偃公者乎劑朱陸於同堂萃孔釋爲一理雲門之溪流水淙淙作文字觀可也不作文字觀亦可也

釋逸菴詩序

詩以道性情性情所寄不可強而同也朝廟館閣之作鉅麗瑰瑋始爲雅稱若山林緇羽其性情所至自有靈心朴緒迴旋楮墨間必使同出一途無論體不相宜揆諸風雅之原當亦有未合矣逸菴禪人也工於詩輕清秀逸超然筆墨之外蓋冥心靜息原不欲以詩名卽吟咏所偶存亦由叅悟之餘不肯落禪偈窠曰皎然靈一殆有難相伯仲者倘概以朝廟館閣之體律之辟之饌伊蒲而責以珍錯有不笑其寡當者哉余旣喜逸菴能自寫其性情又慨論詩者各執

所見不復折衷於正故因逸菴之詩併及焉若余自顧非陋每欲兼綜古今游覽懷思之什幽奇婁婉者依乎風酬贈賦物之章和平質實者依乎雅應制之篇堂皇端麗者依乎頌集羣言之液共臻大雅然而未能也今天下不乏作者逸菴試出其性情以相質元音未邈當必有辨之者

琴樓合稿序

亡友張孝廉步青與余同補枕弟子員別且十餘年矣丙午冬見步青於燕邸握手歡甚已步青罷春官時時過余寓齋雖感慨悲涼而呼酒論文豪邁不可一世步青爲余言家有三女皆工詩而長女槎雲不由師授尤能自出已智性至孝結禱後日依依念父母余竊心異步青才士而復有才女斯足奇也乃不踰歲而步青死今來西陵訪槎雲詩而槎雲又已死矣嗟乎天旣生才何不能使少延歲月哉雖然余觀近代名媛孫夫人鄒賽貞富貴遐年備諸福慧其負

才早殞若朱淑真輩率出所配非偶抑鬱以歿槎雲
歸胡生詎非嘉耦而顧不獲永其年何也豈亦有不
得于中者耶抑天故歿之以傳其才耶槎雲詩近體
高雅截句秀逸而孝思深篤時見于篇章讀思歸憶
長安諸什情致纏綿於步青之歿哭墓憶墓尤使人
不欲竟讀蓋歡愉之字少而凄楚之音多其蘭推玉
斨正猶以身殉父而非僅以才傳也胡生刻琴樓合
稿索予序夫人琴之淚吾爲步青傷之弦哀柱絕復
何能爲生慰乎然而筆墨所存向時閨閣聯吟之樂
舉夫懷思傷逝之情概可想見秦徐佳事將於合稿
生固失一良內助矣

靜好集序

往飲稚黃思古堂長君靖武壻徐華徵皆能倚韻屬
和然未聞其女安芳之善詩也華徵北游安芳作詩
送之有妾心先已到京師句一時傳誦其家庭倡和
詩毛子會侯題曰靜好集序而傳之矣余意華徵爲
恨公仲嗣安芳又稚黃愛女兩家詩教元元本本此
時偕隱鹿門倡予和汝當不亞秦嘉徐淑乃稚黃書
來則安芳已死矣嗟乎錢氏向多才女張槎雲不永
於前安芳又未老凋謝天上才固不易耶抑人生
甚全之遇造物所忌無論豐其才必嗇其命卽白頭

皆老亦未易數數見也安世詩匿不肯示人嘗曰吾年四十無子詩乃吾神明之卽吾子矣傷哉言也其識耶抑信其必無子而姑以自遣耶亦曠懷高奇故爲是新奇可喜之論耶其言似達其意實悲矣夫妻梅子鴟湖山韵事然處士終老無子安芳旣爲華徵置姬矣妾子卽若子視賈浪仙酒脯祭詩不較勝哉顧安芳俊慧知大體傷逝之篇在華徵必有不能解者余婦知書雖不工吟咏然三十年來倚爲良內助一旦奄逝中饋無復緒理觸事感心亦何能自巳乎三復斯編益令我泫泫泣下也

